方舟集卷七

宋 李石 撰

奏議

論荆鄂兩軍戰守勝勢疏

臣再蒙聖恩賜臣御筆知遇訓勉有加伏讀自勵敢不
縻捐少圖報稱臣先日與趙樽等論戰守之策樽欲守
湖陽其後王宣欲守順陽而王彦以公文欲取重兵於
襄陽臣竊疑諸將各自為計凡境上士民軍中兵將曲

折詢訪殆盡尋以道理遠近山川險夷繪為圖然後知三將所言未為盡善臣出圖共論議二將辭屈王彥亦以守湖陽順陽為非是當日再議用今月初八日以出獵為名同往新野一帶踏勘勝勢意欲合兩軍之力則戰守俱利也戎事至重社稷安危將士生死之繫若事虛譚必蒙實禍無可疑者臣自知智力淺薄毋臨一事不敢不盡心憂深而思苦夙夜汲汲類如此仰奉詳審之戒益不敢懈才俟王彥等回一一議定具圖并劄子奏知伏乞睿照

重名節疏

臣聞名節者士之所以自重亦以重國也上之人設為高爵厚祿縻致天下之士士各挾其所養所學趍而赴之所趍者未必得往往失其所自重何也取以金玉棄以管蒯擇以菁英廢以稊稗朝夷暮跖乍毀乍譽所取於世者重輕相絕矣先正司馬光曰臣不敢惜官職平生粗知名節夫士之所以自治者能以光之言為勸則

上之人輕重予奪當須如何處之苟愛憎毀譽之未決
千載諸議之未白而一世誣衊鮮有不為風波之民者
士亦進退去就於此矣且漢染秦汚俗時君侮慢待士
詆訶及於貴近執縛加於士夫至有甘羞辱以就富貴
多矣如不職不勝任帷簿簠簋不脩不飭故為隱忍諱
避之詞賈誼至慟哭太息為帝言之且曰上設廉耻禮
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非人類也今陛
下容直言則循默者勉表廉潔則貪墨者勸旌忠義則
怯懦者勇崇孝悌則兇悖者化頃臣何說以賛願陛下
令監司帥臣於逐路州縣歲舉廉吏各一二人朝廷籍
記與陞陟差遣歲舉孝秀之士一人登名禮部以備召
試為異時臺閣器使亦養名節風化之一助也豈惟門
地科目之重而已哉可以飭士行矣臣久去闕庭不識
忌諱惟陛下恕其萬死

革冗員疏

臣聞有事則有官官所以任事官之增減計事之多寡

也昔人謂省官不如省事蓋事煩則官冗必然之理也夏商之官倍于唐虞周之官又倍於二代者事煩而官增也以今之事況古之事凡幾則其官可知矣仰惟國家因事建官以事之不可廢則官之不可省乃今欲為陛下省冗員豈有其說乎將遂廢其事以就官之省乎今官之冗又有出於一事一官之外者官之冗而無其事以處之蓋以員多為冗也今之吏部姓名之籍皆其員也且以三歲科舉取士之所當得賞賚任子之所當出至於流外推恩錫賞亦其所當授者且以所當得之官使之蒙其名而不得其事可乎官以員為冗又可知矣竊嘗謂用闕以處員量員而制祿闕有數而用亦有數是二者法不可紊也然則求所以為省之道復求所以處之者宜如何也且省數十小吏大吏一人之食小吏數十之食也有可併則併之有可罷則罷之但事不至廢而省於廩稍之給者此省大吏之術也任子之初補與文學之初攝誠能創祠廟百千以處之分省大吏

之祿以養之俾得理爲考任雖薄其祿無害蓋時異事
異入仕既衆而冗濫難革若是而冗員可革矣

營田疏

天下之利皆生於無所用旱之舟水之車此無用之利
也夫有用者人知兢而急趨之而無用者則不屑而棄
之初不知無用乃有用之資沿邊不耕之田乃無用之
利也今之江漢與已漢乃昔之人所嘗屯兵其地取其
不耕者耕之以爲食爲息兵持重之計寬取民餽餉之
勞國家知之置營田之官於其地蓋得之矣恐言之未
盡行行之未盡至願陛下詔有司悉出意而爲之今有
司所患者不過曰耒耜錢之費耕耘芟築之人耳誠
使有司稍借其費又蒐汰兵之老弱不任穿帶者募游
手之閑民雜耕於其地寬以歲月之力視其歲入之厚
薄而爲田官之殿最此誠裕民之一術也且治人之疾
則必爲之藥而冀其愈今陛下既知民之疾取有司寬
剩之財以裕之是知其疾而爲之也疾未愈而藥不繼陛

下將何以憂之乎然則營田者亦裕民之一術也

武備疏

文武相為經緯之術二者要不可偏廢特所尚有緩急耳且人之身血氣為榮食氣為衛今特以榮氣之强健而廢其衛氣可乎國家弭兵無事既已有歲自以為尚文之世然求所謂輔成文治以稗益政體者則未之聞陛下以神武不殺為威寓六兵于詩書之教廟筭深遠非草野所能慮然以臣所慮特其粗者嘗謂虞舜干羽之舞人徒知其為文德不知其以蹈厲之節而寓其擊刺之威以明不輕用武也今之教閱之法亦昔人干羽之意雖曰文德無廢其武可也昔魚朝恩老於兵間已不識郝將軍之陣為李臨淮遺法況不習其教者乎州之禁軍縣之弓手所以為教閱之法者寄其緩急之用耳欲用其人必資其教且小人非居安於無事則必使之為蹴踘蹷張運棹其筋力馳驟其血脉習為冒險赴危之狀目熟旌旗耳習金鼓而不懾怯者此教之以緩

急之用也且自二十餘年之間邉圉綏靜其可擐甲挽強者皆以老簡汰其少壯者已不知戰陳為何等事甚可慮也今之州縣教閱者乃素備耳今又於教閱之法不得專意為之而廢其事所謂禁軍弓手州縣冒法差役趨走指呼與衆人同所謂教之者兵官廵尉以時一出按例為之遇春秋大閱有司未免有損經費而徒為玩習之具此何異棘門之戲哉臣願行下州縣禁軍弓手不得違法差出兵官廵尉教閱之籍時稽考之以示安不忘危之意

劉子

學校劉子己卯上殿

臣聞學校者長育人材之地也如有美材必資之於良匠欲求人材之美而不為擇師雖有材而無所用矣教官者學校之師材之匠也祖宗之法率以科甲高者為之又以試中學官者為之不輕付也頃歲以來凡有出身官不問可否皆得為學官作為文字語言求丐廟堂

往往得之至有甚庸繆者僅曉句讀竊科目者亦得為之服几襲裳竊師長之寄為士子所侮笑有不登講席不說題目書考遷秩以去且師之不擇至此欲望人才之美可得乎陛下比年以來取藩府學之大者為堂除其餘則舉以付吏部依法差注是亦作新學校之意矣蜀遠萬里大郡所得堂除者不過三四人其餘方州則科甲當得者然後赴部今蜀士三歲一舉十名中所得者無幾人且一郡必得一教官蜀之餘郡安能盡得科甲高者與應格之人又安能人人畀糧萬里取一教官闕於部中乎不若略為之權衡以比其輕重高下而進退之今欲乞令侍從以上歲薦才可為教官者各舉一二人籍記於吏部以俟堂除又三歲類試亦得試學官嚴其所取之目合格者登其名於吏部以次授之則濫吹之師不容遁迹矣

賑濟劉子庚寅上殿

臣聞賑濟者朝廷仁政之一也要當以實惠行之務為

虛文而實惠不至前日卭蜀擾擾是也且昔人荒政所用者常平義倉也頃年所至州郡往往應急那允平糴之法名存實亡矣今朝廷所謂賑濟云者諸司遵奉行下州縣發陳廩設糜粥循習故事而已此外稍費支吾則束手無策不免臨時科於上户飢民因執符檄以求飽上户有不能給則攘竊爭奪之禍生嘯聚殺掠理之必至蓋相夸虛文徒惑民聽反使飢民生心也況乎春夏青黄之不接秋冬新陳之或愆歲常有之萬一更乘以歉艱物價翔貴指常平義倉以為實惠足以寛上户之責慰飢民之心前日卭蜀之憂未見其可懲也仰惟陛下臨御以來軫念全蜀所以豐衣食之源為水旱之具亦至矣然常平義倉明知其僅存虛額而盡餅可足以療飢乎且如增料錢引給降度牒入粟補官此近歲州縣兼足裨補仁政之一也或更指定一項錢物再申明常平義倉糴糴之法如昔人富人倉之類可得一年糧歲備應用無窮而不求之臨時或可為善後計也臣

言有可采乞自睿旨行下戶詳酌施行

邊報劉子

伏覩四川宣撫司西陲九月內連有捷音此皆國家威靈遠暨將士久蓄之憤激於一朝取勝為快雖曰可喜而有可慮者敵久懷詐心隱伏二十年其發必不遽第時出以誤我此其計不難破也天下之患曰久曰近而天下之兵曰奇曰正久者期之以歲月之外近者謀之於旬朔之間歲月之兵以其正而旬朔之兵時出其奇可也今敵情尚遠歲月而我以旬朔之奇恐彼未盡舊其隱伏之毒而我之力先屈矣近者敵寨纍纍近邊以為果動則未有必勝於我之日以為未動則屯聚鳴嘯異於常時此其心欲誘我以羸而困我以數我後戰則為其所制我先戰則致曲於我必然之勢也比者刼寨兩勝之又取秦州於一夕之戰皆我先戰而彼之大軍未動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故勝之勝則勝矣不過旬朔之利歲月之外不可不深圖而熟慮之也譬夫以一壯

士而與百穉子鬬以壯士之力驅而喝逐之無難乃求一一搏而投之於頃刻之快則賁育之技至此亦竭矣今敵情悠悠巢穴幽深所驅者吾兩河之赤子與契丹渤海之遺類以嘗我而致隙而我悉力赴之無筭使果得攻其地能守乎此不可不過為之慮也且此特西陲耳其他並淮循江而上我之所以備禦者不可不盡至於敵為無窮而我亦為無窮敵為不測而我亦為不測量敵慮患制勝於廟堂之上而授成筭於將帥槩此一方可以類推也今者西陲三帥皆以大兵出有司帑藏隨費隨給更一再舉則累歲所儲告竭當一取于民民且憂矣敵以多方誤我惟深圖國家無疆之休勿以目睫近效為可常姑以為馴致尅復之漸可矣天下幸甚

乞小路蠻都王承襲劄子

照會本州據小路蠻都王阿示狀乞依邛部川蠻王體例承襲父官統轄蠻部未蒙降給告勑并換印事本州契勘先於紹興三十年十二月據進義校尉小路都王

郎即狀為年老願依卭部川都王例令長男阿示承襲官爵統轄蠻部探報虛恨蠻賊作過事所有見用印記係竹林錫窟鬼主朱記欲乞換作小路都王朱記為文本州保明具申本路帥司乞行申奏至紹興三十一年准本司劄子坐准尚書兵部牒準紹興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樞密院劄子指揮依所乞關吏部出給小路都王阿示承襲父郎即進義校尉付身下本州給付所有印記自合就用元印行使劄付本州照會自後未準降到告勑下本州給付緣阿示係是懷義嶲化專一探報蠻賊往來作過委是忠款可嘉及應副年額馬數不闕者今照得卭部川蠻都王嘉祐年內酋長牟墨進貢朝廷蒙賜官爵後來牟墨死長子苴克承襲苴克死長子帝則承襲帝則死長子阿萊於政和六年三月承襲阿萊年老長子蒙備承襲父封其蒙備見係勑授金紫光祿大夫行懷化校尉山前山後百蠻都鬼主今來小路都王阿示乞行承襲委有上項體例除已具申尚書

省乞早賜施行

乞減科買墨煙劄子

石比準檄下本州和買印造七十四界錢引墨三千二百八十五斤石自到官後已節次買發過一千八百斤外尋檢照舊案牘見得日前每界所買墨不過　千七百斤往往買發不足而今次所買過於每界五百餘斤緣本州墨工止有五户又所燒松烟率近生界比年以來燒煙人户多是藉口採斫禁山松木竊慮日久别致透漏見今黎州數十里外一望空山委是於邊防不便欲望台慈特賜指揮檢照舊科所買墨數量行裁減却均敷下諸州出墨去處立為中制貴憑買發久遠遵守豈惟嚴護禁山邊面不致透漏

乞科降鹽本錢劄子

照會本州今月二十四日準本路轉運司公牒坐據蒲江井監申契勘黎州乾道四年分冬衣賜監一百三十擔半并乾道四年分歲計監四百九十六擔零在監至

今未見前來打請乞下黎州差人將柴茆錢取撥施行
牒州差人前去關請施行契勘本州元準本路轉運司
遞年科降錢引四萬道應副支遣後來節次止以蒲州
黑鹽一千七百九十擔零對折上件錢引四萬道令本
本州自備柴茆脚錢每年計一萬二千餘貫前去搬運
歸州科與民間納錢應副歲計支遣常是積壓敷賣不
行後來更於紹興二十八年元立科約數外添差使臣二十
餘員一年請給動以萬計無可那融指準又兼運兵
衣賜絹帛邛州近年別無正色亦是折支黑鹽每足不
過六十斤上下又令本州自備脚費搬運緣自去年飢
歉之後賣鹽遲滯凡百用度並以黑鹽準折抵去年歲
終積下鹽六百三十餘籠變轉不行并有未請去年秋
冬季及冬衣賜鹽計一千二百四十餘籠合用柴茆脚
錢三千八百九十餘貫亦無指準至今未曾打請即因
大段闕乏其官吏軍兵請給鹽不免自行變賣遂致侵
射賣鹽人户月額往往破家逃竄誠可矜憫石竊詳前

項蠲除閩山鈔鹽指揮其弊即與本州科配民間賣鹽事體相類在於窮邊尤繫利害理宜優恤欲望台慈特賜詳酌將今年合應副本州歲計鹽住行科支依舊年未措置折鹽已前時暫那融本錢引四萬道降下本州充今年一歲省計支遣所貴少蘇民間變賣急闕困苦之用所有蒲江合支本州黑鹽仍乞自使司均敷應副成都府或附近州縣支遣亦少減兩州支移脚錢之費

國子監看詳安撫補韻畧錯誤劄子

按禮部韻畧同亦作仝崇亦作宗疲亦作罷之類並係兩字一義禮部韻更不重出止附注其下今看詳到蟹字蟊蟹之蟹欲下注云亦作賊牒字廉業之牒欲下注云亦作業按經旨雖借賊為蟹借業為牒即是兩字兩意若更注亦作字於其下如禮部韻例是合兩意為一意兩字為一字也竊見蟹賊牒業禮部韻自有本注分明只合依本注兩兩分押不合更添入亦作字與禮部韻所注亦作字以相溷亂轉使舉人疑惑委是難以施

行

表

賀冬至表

乾用九於天下式顯帝符復來七於地中永龍化國光生黼扆勸動紳綏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剛健日新聰明時憲觀文察變既望雲物而書齋心服形以待陰陽之定隆五日一朝之養享千秋萬歲之期臣出守邊符再奉召節仰瞻雙闕不違咫尺之威與從八能揞竭涓埃之效

會慶節賀表

中國其有聖人誕彌厥月大功而為天子於萬斯年舉得驩心同歸慶治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循堯之道繼文之聲聖德本於好生神武行乎不殺克嗣無疆之歷坐隆有永之期臣出守邊符入奉召節方寸玉陛雖阻奉於瑶咫尺威顏行伏瞻於象魏

天申節賀表

聖人退藏於密益顯重明天子必有所尊親逢盛旦舉
歸慶治普洽驩心恭惟尊號皇帝陛下道妙難名功成
不處撫二百載中天之運成三十年必世之仁歷數有
歸知上皇之乃貴明聖迭作惟文王之無憂臣久去闕
遠承邊障屬堯蓂之初度騰嵩嶽之三呼歛福用錫
厥民同臻有極大德必德其壽仰祝無疆

黎州賀冬至表

聖人有作先天而天弗違化國初長御日而日不失懽
忻之極率普所同恭惟皇帝陛下復見天心乾行物首
慘舒獨運辨六氣以儲神消長得宜協四時而觀妙雲
物備書於魯史歷年永卜於周正孚惠而信在中歛福
而皇作極臣身縻遠服日遡昌辰老歲月以乘邊未辭
蜀道仰雲霄而稱慶尚想漢儀

謝歷日表

出佩麟符中頒鳳歷大矣帝臨之赫粲然王度之新竊
以天道有生育之權難於推測聖人敷簡易之德所以

範圍庸示邦條無輕民事恭惟皇帝陛下祈年有永嗣
服無疆至誠與覆載相參大信與寒暑不失臣敢不益
勤本務恪守遐封齒髮慮新任坤維之留滯毫釐弗爽
奉乾造以周旋

又

測土圭而正影再造慶基調玉燭以分光例頒遠服式
循舊貫祗奉新書恭惟皇帝陛下久則生神積而化聖
日遲速而有度天後先以弗違法象得堯舜之心律歷
糾漢唐之步天下用九而治既底雍熙王者奉三無私
靡容僭忒臣敢不周旋邊政勸課農功入奉晨昏視桑
陰而自惜出分宵旰無忝晷之或欺

眉州謝歷日表

王者奉三無私仰承堯運乾元用九而治爰及夏正遵
舊貫以敷休拜新書而登受恭惟皇帝陛下賁文曾飭
泰治方來淳者表王道之無疵熙者彰帝載之有永執
兩端而恭已歛五福以錫民底日以授百官仰飛龍之

在御次春而大一統頒治象以維新臣敢不仰對明時
擔堅晚節惜奉親之寸晷激事主之孤忠鳳歷改元
以接千歲之統麟經紀事尚可補四時之書

又

次春而大一統益茂聖時底日以御百官遠頒候服惟
皇錫福與世作程恭惟皇帝陛下天覆堯仁日躋湯德
御身以六氣之辨扇物以八風之和協星紀之方周考
歲端而布潤陰陽大妙水土克平鳳紀千齡已遞煩於
推策龍飛四海足可兆於豐年臣敢不視晷事親勉期
奉計夏時協序仰舊貫之足憑魏闕馳神及新年之可
賀

黎州到任謝表

半刺四除濫叨申命一麾改授洊出誤恩既見吏民具
宣德意朝廷所以望臣者不薄孤生所以至此者有由
祇荷寵靈尤深感涕竊念臣學惟泥古愚不適時偶奏
第於乙科免力耕於丁籍閒蒙召對叨寸進於上庠遂

獲執經陪諸生於下坐教道無術糾率罔功為親補外者已跨十年去國思君者寖歷三任引遡龍飛之日課功馬政之秋許投老以乘邊豈自新之無路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沉機獨運聖造無私因壘崇降秉文心而脩教舞干苗格躬舜孝以通神知臣之持義或能守邊察臣之不貪或可互市致茲孱陋預有委掄臣敢不移孝為忠悅近來遠勉遂安輿之養不辭叱馭之勞六詔瘴煙擔竭殞身之報九霄日月尚餘奏計之期

淵聖皇帝慰表

諱承萬里本自流聞義激羣心至於殞越功成不宰法在可傳重惟前人艱難播越之勤用肇今日恢復休明之運日車未返仙馭莫追皇帝陛下性穆堯仁心因周德孝弟旁達雖足貫神明之幽熙洽所鍾更當思社稷之大益寧宸極務節聖情臣限以守藩無緣趨赴

狀

進易疏論語說狀

性入者無形理入者無象性理二者聖人獨得之學述所自得修其語曰詞令以為斯文之懿也堯曰文思以思為用舜曰文明以明為用曰思曰明自内融溢而非外鑠謂不如是不足以發舒純粹敷為三綱五常經緯之具也陰陽象數深之而不精刑名法度述之而不盡蓋徒迹一偏之文而昧於窮理盡性者聖人之道日遠矣顔子之於文欲罷不能其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何說也子貢之於文可得而聞其曰不可得而聞者何說也且以六經觀之皆聖人之文性理所寓日月大明有目者咸觀雷霆大聲有耳者咸聽不知其所謂不可得而聞與末由也已二子果何所晦昧於其所師承也得非以聖人性理為獨得之學歟循其所自得以求所傳之心則六經之文皆其寓也六經之文易為之深諸子所以紹述於六經者論語又為之蘊學者欲有求於無形無象以究聖人之道未見有捨六經門户而造堂室者也曷亦次第量力以馴致其深淺所入於二書者雖未

至於聖人忘象忘言之學然求之於帝王之心傳闕里之家法於性理悟入二書者其幾是乎推修身緒餘而措之於天下國家其誰曰不然仰惟陛下以舜之文繼堯之文父子一學授受於六經日新矣巍乎其詞與天無極淵乎其旨與海同深頒於教條諸侯之慮無所遁播之事物百姓之用莫能窺至其隱於常勝之道庸示不殺之武者積久生神皆此中流出雖使顏子子貢復生委質聖代於金華絶業尚不敢擬議況如臣輩碌碌膚受者哉靖念向者備員上庠以學專席尋即外補以學為職躬自履踐因事施設未嘗一日不學而所與共之者所至羣生徒而教之相與講磨以游泳聖涯者實不敢欺於心以取愧于天下以流為非聖之習如是而已頃因生徒綴緝臣所說易與論語幾成編次易則取六十四卦彖大象而槩之曰外疏論語則以已見折以諸家所長而為之說不敢自謂於二書有得去朝十年再蒙收召無以仰裨聖治美芹之薦采薪之義或有取

焉謹併臣近所撰五箴別紙繕寫隨狀以聞

策問

問退之為蜀之日子厚為越之雪夫師至於二子可無撼也然尚以恠取吠是知師道固難矣師固以道教人也學者受其說行之終身非若今之傳授句讀僅能與乳褓爭長雖日更一師初不損益也言師人則亡矣其道果盡無傳乎諸弟子以有若似夫子而曾子有所不從如曾子之意必得孔子復生而後師之則師道廢矣然子夏曾子各以其說教授其所以授學者果出聖人之意乎秦人焚書而賴以不絕者師之在也漢興六經各習其師名為專門如匡衡有師道可觀如張禹有師法可試夫六經亦多說矣而所謂可觀可試者果何在乎諸君之學豈但句讀其必所傳有素試為言退之子厚所以取恠於人與夫曾子所不願於有若而漢儒各知有師傳者願共學焉毋畧

問賈生董生漢所謂有用之學明於治亂安危者也劉

向以賈生比伊管以董生比伊呂夫伊呂王者之佐管仲霸者之佐向舉以許與二子賈生表餌之說人以為疏董生天人之說人以為緩夫二子之學不見試與夫試而未盡固已不幸而疏緩之譏不免於世俗成敗之口今欲優劣二子所學與夫所遇之主可以比擬於伊尹呂望管仲者以無輕劉向之言不然漢無士矣

問仰惟國家兵興以來無利不講然皆有術不至浚我以生者鹽鐵榷酤有取於常賦之外民皆樂然輸之亦知其所不得已自以其力所當勉者也昔漢之所資者巴漢之粟唐之所資者江淮之財尚能各以一方之儲足用天下則欲合二代所資以為今日足用之計苟有可以寬紓吾民而不乏於公上者願聞其術

問仰惟國家版圖之舊自河以南半淪異境邇者天心悔禍以開神聖恢復之運王師所指民相與壺漿先道喜見漢官之臨江淮以北關隴以西復為王土輿地所志可考而知然知所以復之而未知所以守之則悠久

之慮廟筭亦少勞矣竊計所復境土往來敵衝鋒鏑踐躪荆棘荒蕪亦難乎其為彼民矣户口不足則無兵耕稼不復則無食事力交病計將安出焉欲分兵以守之乎則沿邊之屯勢各有不可分也欲移粟以實之乎則餉道之遠力有所不能支也然則建牧守命將帥重其權委之措置而責效於遲久諸君試迹昔人南北相控制所嘗講者亦一說也

問賈誼陸贄之學縉紳先生喜稱誦之謂儒者之文有益於世用不徒為紙上空言莫二子若也竊謂誼在漢猶有縱横策士之風贄在唐猶有科舉進士之累不然何所言之多而施於世用如是之落落難合也世之讀二子書者未嘗不追咎時君用之不盡而歎二子所遭之屈抑自有說乎今國家崇尚史學誠欲得如二子者而盡其用使之無空言不遇之歎如昔人者諸公當自得之

問天下事成者不可壞而獘者不可不革前後之相因

唱和之相應鮮有不出於斯二者易曰幹父之蠱者事之不免於弊而裕父之蠱者則亦無壞其成因其成而新其弊足矣此所謂克家之子舉善去惡堯則知之而以累舜於耄勤總師之後者舜今日即位而明舉八元去四凶而天下安之如出一人不改其無為之治者天下事弊則新之而成者終不可壞此昔人論損益而不及二帝者有說也仰惟新天子即大位今甫周歲矣仰遵太上皇之政如堯舜父子授受一家未之有改也至於舉善去惡天下顒顒傾耳拭目以仰望於新政者事孰有先於此者乎寛大之令優恤之科以形於詔旨者郡國奉行相望郵傳皆可考也願與諸生訂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方舟集卷八

宋 李石 撰

論

刑獄論

生者易之德也易以是生天地生聖人聖人又以其德之生保天地之生又以復於易之生生生不窮易之所以不息者生德也且聖人權生物之炳以立於天地兩間烏能保其生而不殺也哉其所以殺者乃其所以生

雖天地亦用此以為生之消息以時之代謝為物之榮枯也孔子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韓康伯釋之曰服萬物不以威刑其所謂神武者無刑之刑不殺之殺也大刑無刀鋸而化小刑無鞭朴而教肅然者得於不怒凜然者得於不誅凡吾之甚武者皆聰明睿智之運易道鼓舞不測之神此需訟師所由以次叙相受為卦也飲食者人之所須以生民勤於求生不計所當得以至於兩兢為訟其啓端甚微其取用甚細天地不禁聖人不呵凡以遂其欲生之意使不至於天閼疵厲乃已故於訟之大象不過曰作事謀始以塞有事之爭心用獄勑法則寓之噬嗑噬嗑者猶自口吻餘食除去其間未果於殺此無刑之意非特無訟也然人之爭心寧復有既一訟不已衆訟之興衆訟則鬬矣此師之所以次於訟小刑不已必至大刑自然之理一殺不忍況衆殺乎鞭朴不忍況刀鋸乎故於師之大象不過曰容民蓄衆以見其所生之衆所受之繁爾至於莘然後除

戎器於謙然後利侵伐於豫然後利行師亦未果於黷武也大抵易六十四卦而言刑獄者凡六卦皆易之生德所寓天地資其生聖人權其生其為刑獄之詞槩之曰不殺之殺生中之殺也繫詞曰生生之謂易曰生生者生天地之生生聖人之生其生之大矣乎中孚則議而致信旅則審而不留豐則折之欲其不明解則宥之欲其無過賁則明其政而已於獄有所不敢者不以刑飾政故曰六卦者易之生德也惟噬嗑一卦著之繇詞何也以明飲食所自除去口吻之間爭不至訟衆不至師則周仁之始基也文王生紂之世身被羑里之拘見炮烙之威肆虐吾民心有所弗忍著之繇詞異於他卦如是而已春秋之世周家忠厚措刑惻怛之仁三千之刑日益煩而呂侯之刑日益甚以需致訟以訟致師何其紛如也然則孔子大象釋詞非特著文王之仁而聖人無刑不殺之仁備於此矣抑嘗論之易治天道春秋治人事以易之天治春秋之人天人之統相為用久矣

戎器於謙然後利侵伐於豫然後利行師亦未果於黷武也大抵易六十四卦而言刑獄者凡六卦皆易之生德所寓天地資其生聖人權其生其為刑獄之詞槩之曰不殺之殺生中之殺也繫詞曰生生之謂易曰生生者生天地之生生聖人之生其生之大矣乎中孚則議而致信旅則審而不留豐則折之欲其不明解則宥之欲其無過賁則明其政而已於獄有所不敢者不以刑飾政故曰六卦者易之生德也惟噬嗑一卦著之繇詞何也以明飲食所自除去口吻之間爭不至訟衆不至師則周仁之始基也文王生紂之世身被羑里之拘見炮烙之威肆虐吾民心有所弗忍著之繇詞異於他卦如是而已春秋之世周家忠厚措刑側怛之仁三千之刑日益煩而呂侯之刑日益甚以需致訟以訟致師何其紛如也然則孔子大象釋詞非特著文王之仁而聖人無刑不殺之仁備於此矣抑嘗論之易治天道春秋治人事以易之天治春秋之人天人之統相為用久矣

而易為潔淨精微之教者孔子推易之無殺以止春秋之殺也而記禮者以其流失之於賊司馬遷至以申韓配之曰原道德之意者以道德之刻其潔淨精微流為申韓刑名之深嗚呼孔子象詞微矣抑亦史遷之誤歟

鬼神論

無者有之極而易為之端也君子能探其端而致其知以知無之所自所謂極者天地萬物亦各有極會其極以歸於無則鬼神之道可自無而有也且易之肇端於無者氣也太始者氣之始太素者氣之質太極者氣之無而天地萬物因其氣而有始因其始而有質因其質而有極極之於無則漠然曠然卒歸於無形而有氣者鬼神無遁形矣能於鬼神致其知則可以知人人者天地萬物之一因氣而有形有形而極於無形是氣也繫詞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知鬼神之情狀索之於冥漠無朕不可測識之中則游魂之形猶人之形也由是知人之生死司命於天而統氣於易自伏羲畫卦八而索之

而有三墳先儒謂人之始生騰光於天者為連山之艮艮為小石隕石則為星氣此則精氣為物也文王因八索而重之為六爻上下有虧盈猶月之有魄魂即魄之化化分上下弦此則游魂為變也是二聖人者皆知易變化託鬼神以妙其道以詔天下後世不曰鬼神而曰卜筮者寓其妙於著龜也故孔子首於乾大人之釋曰與天地合其德鬼神合其吉凶是以易之著龜知人之為鬼神也請以卦爻象考之曰上帝曰神道設教則神之槩也曰鬼方曰載鬼曰伐鬼則鬼之槩也曰先王曰祖考曰廟曰社稷此天人之鬼神也曰牛曰牲曰禴祭曰薦曰享曰祀此鬼神之食也曰史巫曰祭主曰二簋曰七鬯曰用茅曰用圭此鬼神之器也凡人之有求於卜筮者則蓍龜告之以其祥使民心惕惕知所敬畏因道無餘蘊矣且易之肇端於鬼神生則人之形死則鬼之氣廓廓然卦象所寓皆聖人之教易之探端也若乃

子路問事鬼神而夫子答以未能事人安能事鬼諸子未能深窺聖意乃曰不語怪力亂神者不知夫子為春秋諸侯祭非其鬼逆祀郊禘非禮者設非以是為鬼神之教也因讀易知五經所以言鬼神之端皆原於此而有感焉故備論之以破世之言鬼神者之惑

龍虎論

象以像為羲卦爻之畫莫不皆以其象像之而萬物之體具矣且伏羲之畫三畫也而具五行以立天地之數以三為五而六體已具一為奇二為偶至三為五因五而五之則天地之數也天地之數具則五行之數具或以剛乘柔或以柔乘剛初與四二與五三與六相應為用而象中之像成矣雲龍者水木之像也風虎者木金之像也乾以純陽之卦而有龍虎風雲之像以二五君臣相應精神變化陰陽奇偶之用也以二為陽中之偶乘初承三則成離以五為陰中之奇乘四承六則為坎水火之會則二五中氣混然冥乎五行之像此雲從龍

風從虎所以具於乾之六畫矣以乾比坤取象猶是也坤六畫皆陰而有取於馬之牝者馬火畜也上六取龍之戰者龍陽類也以天地之雜曰龍戰陰疑於陽也以乾卦二卦取象為他卦之例皆象之變化因卦爻而寓其象鱗介飛走蠕蠕肖翹有目有趾者無不具此乾坤卦例也乾坤取象之外他卦言馬者一繇九爻晉屯賁大畜明夷睽渙中孚八卦是也言牛者一繇七爻離无妄大畜遯革睽旅既濟八卦是也言豕者一繇三爻大畜睽姤中孚四卦是也言虎及豹者一繇五爻履頤革三卦是也言羊者四爻大壯夬二卦是也言狐者二爻解未濟是也言魚及鮒者一繇四爻剥姤中孚井四卦是也言龜者三爻頤損益三卦是也言鹿者一爻屯卦是也言鼠者一爻晉卦是也言雉者二爻旅鼎二卦也言隼者一爻解卦是也言鴻及鶴者二爻漸中孚二卦是也凡此四十一卦乾坤龍虎馬牛以後所稱物類僅十六種因卦爻所占以別其象剛柔緩急巧譬精喻物

無遁情者皆天地五行數之所囿非易孰能具之非聖人孰能知之哉尚有所可得而擬議者如說卦所載先儒幾以為占筮之學所未深悉學易者惑之有三焉何也言伏羲八索而不及文王他卦與經所引相反一也八卦所為物命凡八以震為龍不以乾為龍以乾為馬不為龍坤為牛不為馬震為馬之四種坎為馬之五種此多也兌為金而乾亦為金巽為木而乾亦為木果坎為木之多心離為木之科上槁艮為木之堅多節五行之數不定此三也施之卜筮穿鑿遷就似不可執一而巫祝得以抵牾聖說此不能不惑而先儒以其叢脞雜亂舉歸之卜筮可乎固有涉於性命氣血如坎為耳為加憂為心病震之為決躁與巽之為躁卦似與素問黃帝岐伯問對相通不然伏羲用易以來黃帝堯舜禹湯王孔子然後為全書併與學者辨之

利涉論

易以象為主象以卜筮為主卜筮所至則意所至意至則忘象可也用意君子各以己意求易卜筮先之以為己利不利之符而吉凶悔吝所繫如稟命於父母受教於師友此象得以專之而致其信以契夫人意意得則象可忘矣且利涉大川云者象以水為險也以為取需之坎乎而意不在是象以舟楫為行險利涉之用而有取於渙之坎乎而意不在是象以為坎之水凡卦之坎者皆得以利涉不利涉為言而坎之重險乃不曰利涉不利涉則其意所取於卜筮先之者端有在也以經言之繇言利涉大川者七曰需曰蠱曰大畜曰同人曰益曰渙曰中孚繇言不可涉大川者特訟之一卦耳爻言利涉大川者二曰頤之上九曰未濟六三用涉大川者一曰謙之初六不可涉大川者特頤五耳曰繇詞曰爻詞初若以象為主乃不在於坎之水不在於舟楫之用不在於重坎之險一卦一爻各有定象以寓其利與不利似各有意惟君子所以用之者何如耳曰需者取其

疑而有待曰蠱者取其弊而有幹曰大畜取其蓄德以成其大曰同人取其立志而有所同曰益取其遷善以改其過曰渙取其難散而可以行曰中孚取其至信而有所格若夫訟者天水相違兩競以剛險為訟此繇意所不取也卦有六爻爻具六象則六意之寓不可槩也頤之六爻而意有可否之分頤以正為養在已者未正而拂人以為養不若上九養正得吉惕然居高自危此二爻可不可之別也未濟則以三之過凶為憂謙則以初之得吉為福此爻詞意也大抵易者憂患之書而繇與爻皆文王之詞其曰利澤與否者擇利避險游世以求免憂患而已卦六十四而利涉之卦七爻三百八十四而利涉可涉之爻四皆以象寓意君子苟有得夫意之所先卜筮可無而象可忘也天下之險非特水也雖行平陸安車緩轡有不免者吾將以我之無心感於卦爻之無心此聖人得意忘象之法也

大人論

聖人以立言為法非苟而已也大者小之積也易始於三畫八而八之三而成之以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易因是以定象立言聖人因是以制法取其變化不窮以推其所積之效非一日之力皆習而成之也傳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人變化之習也繇之言大人者主一卦之義爻之言大人者主一爻之義其為大人則均其所以定象立言因言制法則有間矣乾者卦之首二五者爻之尊以乾統天則為天之大人以二五為君臣之大人以此調一天下亭毒萬物措諸事業而關諸百世皆大人職也積此以臨涖於有作者大人之聖也積此而鼓舞於不測者大人之神也凡易所謂天之陰陽人之性命以探賾索隱極深研幾者大人聖神之運則總之曰易道之變化也且以文王重易而曰以繇立言明憂患所自以為大人者始於乾之爻故夫子釋大人之辭曰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其極也先天後天天且不能違則其大之積為聖為神

有不能名其大文王之說吾夫子之說唯孟子知之自可欲之善有諸己之信充實之美至於光輝之大人者已四其等矣皆積小成大之序則聖神者果易道之變化無疑矣且以文王之處憂患也皆因卦寓詞因詞寄意以為大者對小之稱也大人能容小人小人必不能包大人豈止倍蓰十百千萬之間哉否之六二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否以閉塞不出為義此大人容小人包承含忍無所不至以避其患害而已革之五則曰大人虎變上九則曰小人革面其始也大人用其大者以受小人小人自當悔罪革面聽命不暇大人特取其順上不責以全也故曰大者對小之稱也以訟則鬭以巽則順以小受大之術也其處困也守正以待時其處蹇也無終蹇不振之理此言大人能養成其大以受天下尤之託亦有時也其所謂時者處憂患消息之時天之時也若夫萃者文王受命之符也假廟用牲可以有為之時於其象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此為文王設

也於升則曰勿恤南征者文王為西伯紂猶在上太公未歸曰大人者以為紂與太公設如乾之二五不以紂為獨夫而忍之文王之以此授武王武王用十亂之佐君臣相為利見如乾二五也至釋言之象則昌言之曰大人繼明照四方以明武王為子繼其父西伯之明重光奕奕丕顯丕承以周代商易之大象言大人者異乎爻之詞唯此而已然則作易者之憂患乃文王憂患見於躬行者如此其審矣夫子潛心文王孟子願學夫子推明次序所積不可超躐而至曰聖曰神文王爻詞繇詞未嘗及之觀之彖曰聖人觀之彖曰神道而繫辭所稱聖神猶曰自畫易以來至文武相為授受以其聖聖神神妙易道於天下所以為言立制法者故曰文王之意夫子知之夫子之意孟子知之

世數論

易之為八卦明矣以二索六為六子此伏羲之畫三墳之書初不待文王之重而後具也文王特因其八者索

其八而八之自八以下以陽從剛之奇而為陽之羣曰陰中之陽也以陰從柔之偶而為陰之羣曰陽中之陰也陰陽剛柔錯綜成文而六十四卦具矣亦初未嘗有所加減損益於三墳之書獨於連山歸藏之中取其所謂易者因乾坤而定名由八已下八八而索之為繇詞為爻詞孔子為彖詞為大小象詞以文王之易為正而定名曰周易故曰吾得坤乾焉三墳未亡乃曰賛易道以黜八索者何也且以乾坤為父母以六子為子子各有子父昭子穆傳世之法也卦之有世必自其父母者始父乾而索震坎艮子之從父也母坤而索巽離兌子之從母也要之不出八索八之數三墳同實異名雖吾夫子有取焉而說者以為專出劉牧似未通也牧之論不過以乾索乾之重為一世以乾索震之重為二世以乾索坎之重為三世以乾索艮之重為四世以乾索巽之重為五世以乾索離之重為六世以乾索坤之重為七世以乾索兌之重為八世備矣以乾六爻為例則他

七卦者八之世可槩為八索之法以卦而四維之陰陽各分其羣而按之以河圖之數似且三十為一世人之昭穆之世也若乃易之世豈止三十年而已哉大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星翁日者所不能盡知天地萬物舉不逃於乾坤二篇之策者用此世也其大者日月星辰之行璿衡律度以古況今千歲之統世傳如一其小者一歲四時寒暑代謝圭黍不違大率以卦為主而以陰陽剛柔隨其所用為世之變爻以卦變為氣一氣斡旋為易道神化之運曷有窮已哉

歲月論

易之有日月也由陰陽之分也六陰六陽以定一歲而各職其分陰與陽類以肇成歲功一卦職六日六十四卦之數凡三百八十四爻因以歷日月之度以測其度之所底剛柔消長吉凶禍福之變故曰易之有日月者陰陽之分也且始子終巳六陽也始午終亥六陰也此一歲十二月以立日月之經而以六日一卦者為之緯

或計之卦或計之爻此日月歲之次叙也且言終日之卦三乾豫既濟是也言三日之卦三蠱巽明夷是也言七日之卦三復震既濟是也言月之卦一臨是也言三年之卦七同人習坎困漸豐既濟未濟是也言十年之卦三頤屯復是也言三而不曰歲月日凡八需訟師比解損革巽是也繇詞言三者二蒙晉是也嘗以次叙論之陽生於子為復之初九繇言七日來復者起於中孚之六日至復初九則七日以一卦一爻為計陽之方來以會朔迎氣此進之也至於四陽為臨則恐其已過為陰所蹙故先期而告之曰八月有凶九四之陽變為六四之陰則為八月此以卦為月也乾言終日者乾九三一爻之計不終日者豫六二一爻之計此以爻為日也蠱之三日天下事至弊如幹以克家之子尚且幹之以漸況天下之事先後甲者巽木申命猶風之振山落木也先後庚者巽木兊金兊巽易位金木更相旺因自巽至兊此以卦為爻之日例也喪具喪葬所喪甚輕有不

足逐坐待其歸一卦六爻之變而自得也三年者或在下卦之上或在上卦之上或在初或在中或在終一卦三爻三年之例也十年者一卦六爻之變頤之守正師之自用屯之女貞復之自迷一卦四爻之例也其不以歲月計而言三者皆三爻奇偶之數可以類推也大抵易道以數為本六陰六陽分職一歲之用震離兊坎分旺四仲餘六十卦歸奇為閏三百八十四爻曰歲曰月曰日如指諸掌矣

君子論

易之為書也文王初為爻繇之詞吾夫子益以大象統一卦意而為之詞曰君子者謂天下後世君子公稱之也凡有三說焉一曰行道之君子二曰脩身之君子三曰治世之君子而易之見於用者盡矣伏羲三畫索而八之文王六十四因而重之孔子十易繫而翼之包六極統三才以倡其學於後世凡易之道率本三聖為五經所祖行道之君子也窮於性命達於死生洗濯德業

研極幾微咸恒以息其謬用之心損益以擇其可為之事六氣以調節四序以消息出處語默無一不在此脩身之君子也五帝所紀三王所尚文質不同剛柔各異禮樂法度律歷法象治亂之術安危之符愈取愈有受命如響此治世之君子也三君子者天下後世之君子其施於易甚公所以行道所以修身所以治世則有別矣吾夫子因以統一卦之體先總其數命之曰大象者六十四卦而君子用易之目特五十三而爻之所謂君子凡十爻八卦無預焉者蓋一卦以總其體一爻以散其用不可一槩莫不皆有叙也禮曰潔淨精微易教也文王之淵懿孔子五十學易無大過君子先體易道之大以範圍此世歛以脩身推以治世而體之為用無乎不在故大象所統君子之外有所謂先王者七有所謂后者三有所謂上者一且伏羲至周文武制作甚備所稱先王知其為周之王也告命省方亦知其為周之后也其所謂上者以上對下為義也周之衰也君子少而

小人多猶剥以五陰剥一陽無難者故以君子容小人而為廬小人容君子而為輿上下相養苟於無事如春秋戰國之世孔子讀易傷周道之衰而有感於此故不復以君子統象而以上對下為言也嗚呼天下後世之君子盡矣自伏羲畫易以降五帝三代周公孔子凡有得於易者不論有位無位為君為臣皆其公稱也如詩人則以王者為君子左氏春秋則以人臣為君子或以孔子為君子論語則以子産子賤為君子此君子公稱之例也至於易之所謂君子往往間有對小人為言何也君子小人之辨亦天下後世公心之憂也文王憂之孔子亦憂之文王書之於文繇孔子書之於大小象其於憂世之心一也其於否泰致其去來消長之勢於遯則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若夫春秋筆削褒善貶惡於君子小人黑白涇渭之不啻易知其理春秋知其法此又專出吾夫子之意其憂又倍於文王也

四德論

道出於天以乾為體德出於道以仁義禮智為用以天而統於道則一氣陰陽之分為四時曰元亨利貞者統之以乾也以道而分於德曰仁義禮智者會之以信以肇乾道之分而四德具矣文王之言曰元者善之長一氣之運自其元者始猶之春蠢萬物之發生也亨者嘉之會品彙相見盛大之期猶之夏假萬物之亨會也利者義之和氣之揫斂肅殺不可以過猶之秋裁制而收其利也貞者事之幹貞者止於貞猶之冬終歲而畢其務也此本文王之詞孔子再釋之則知四德之為四時矣而統以乾者會於一元而人得之者為五常曰仁義禮智而合之於信也竊嘗槩之曰天者强名也又何德之可名因天為乾因四時為元亨利貞因陰陽而為道因道為德因德而為仁義禮智此近世劉牧之學也牧之學不過以道為德取其合於人心同體異用者為之名故以元為仁以禮為亨以義為利以智為貞因文王之言孔子之意叙而釋之也或曰天以其自然以合乎

人之使然者故以一道為德以四德為仁義禮智之分皆彊名其天與人者此說非也天之與人自然之合也人豈有外鑠之天哉孔安國之孫子思之說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云者天人自然氣質無礙冲融會通無或間斷其趣一也天以陰陽為道命人以為性性即道之出於天者未遠矣天以五行分四時而寓其鼓舞不測之神因旺乘除其來無端其去無迹也木之神生仁火之神生禮金之神生義水之神生智故率道為教此合四德以統乾合四端以通信易之中與中庸之中皆其自然非勉彊矯揉至也且六十四卦具四德之卦凡七若非乾以統天以合於五行之土以元亨利貞合之於乾以仁義禮智合之於信為五常以土之中合信之中以應五行則六卦之所謂四德者皆可以抗乾德而天失其統然則乾之四德者誠異乎他卦之德矣自坤以下論之其配於乾具四德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而已其他卦之四德皆稱其卦之大小以

為之德一氣有所分而不足於天一卦有所統而不足於人自四以降或三或二或一或無或有或先或後或吉或凶離文以取義合詞以取意皆用此例也嗚呼在天則為道在人則為神易之所謂自然者大矣哉

時義論

時者天之時也天可為時人不可為時人為天地之先後而奉時周旋者斯可矣且有治有亂有安有危小則一身大而天下所遭之時有不同者豈人為哉天之時也唯君子能御其時以探天之機因時移易者易之不常也所謂義者宜也無適不宜也用者通也無適不通也義而權其宜用而求其通一以適時為正猶曰天之四時也春而生之夏而長之秋而收之冬而藏之因卦取時以隨易變化者則繫之人矣故君子之於易也時先之義次之用又次之乾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者一唯其時而已君子涉世憂患思其義擇其用曰時者無適而不宜無適而不通轉禍為福消息盈虛之理凡繫命

於天者人定得以勝之自非聖人君子疇能克此哉抑嘗論之吉人凶其凶不可謂凶凶人吉其吉不可謂吉此禍福倚伏之理唯聖人體道於易之變而知其天人之符也時義之卦凡五曰豫者恐其為逸豫之豫曰隨者恐其為詭隨之隨曰遯者恐以遯自懼曰姤者恐以姤自屈曰旅者恐以旅為處此五者皆當權其義之宜所以為大也時用之卦凡三曰坎者險之所當畏其亨之可恃者以其心也曰睽者乖之所可惡其同之可通者以其志也曰蹇者難之所當避其中之有利者以其知也此三者皆當求其用之通所以為大也若夫時之大者皆天道素定而不可易無義可宜無用可通一聽天運而已其卦凡三曰大過者無一而不過天下方亂天亂之也曰解者無一而不解大難方散天散之也曰革者無一不革天人混冥在治而亂在亂而治唯天時之所定非義非用之所能拘故特曰時大而已大抵卦必有時時必繫於天而易之道出於天以順其變化

而他卦者寄天之妙於一默故不以時為言而十一卦獨以時為言者吾夫子自以己之憂患同衆人之憂患宜於義者五通於用者三言時而不及其用者亦三餘五十三卦不言時者於聖人彖象自無隱詞

古君臣論

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及三代乃不及伏羲之書契伏羲畫孔子作十翼而彖象言古君臣乃不及帝而獨言王者之代何也文王以憂患重易孔子傳文王之心而有得於易故取古之君臣專及王者之代以明學所授受不自他出也且先以文王明之文王以西伯重易商王受在上西伯羑里之囚故有憂患宜曰西伯不曰王也象之言君則果君臣之疑也曰帝乙曰高宗曰箕子吾知其為商之君臣曰王者知其為文王則周公之追王無疑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吾乃知周公之德則追書西伯為王者果周公之書以子王父之禮也太史公曰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以一聖

配一古及文王而遺周公以子統父之理也曰王用亨于帝王用亨于西山孔子釋之曰順事知文王以西伯事紂以臣事君惴惴然不敢少拂紂之怒心故能以西山之業有天下而自大於亨大也孔子於易誠潛心於文王得之矣象有文王則孔子之彖言文王象有箕子孔子之彖言箕子象有湯武則孔子之彖言湯武有其詞則述其詞有其義則思其義大抵孔子因文王之作而有述猶周公文王父子之文相先後為全經也至繫詞十三卦制器以卦寓象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皆有所制一卦一器五聖人者先有其器然後別之而寓諸象以形容之此孔子傳以述詞而為義也且以帝乙歸妹言之泰之六五則以五之陰下應於二之陽為震兌之互體以歸妹為言此象也若夫雷澤之歸妹則以震之長男聚兌之少女亦以二五相應曰須曰娣則因爻陰陽以寓象不專於互體也互體之學非必出劉牧自畫卦以來即具之剛柔變化交相為用易道之所以神

也必欲奪取之則湯文武箕子爻彖相戾是啓昔人以
筭子為筭荄之說愚故曰有其詞則述其辭有其義
則思其義施於彖象聖人心傳蓋相通矣或曰卜筮者
神易之道聖人用易以卜筮為始可也文王處憂患見
於日用曰王用曰南征曰南狩以此取紂而得天下曰
得其大首至於公用圭公用射隼則公之為周公必矣若
乃復之一卦則聖學之懿性命之極其於不遠復者則
文王仁得之孔子仁得之顏淵之仁又得之繫詞追釋
之於後豈特卜筮而已哉

禦寇論

易道之難行也人情或失於隱或傷於察隱者欲其不
知察者欲其必用易道人情之變兩全之以求其通斯
所以為難也其曰難者何也不知者欲其可知必用者
欲其不用俾人之情各適於教化鼓舞不測之域君子
所以神易道於天下也荀子曰害良曰賊竊貨曰盜賊
盜者皆寇也且隱於不知其類有三險狠忮戾以陷害

良善欲人之不知欺詐矯偽以沽掠名譽欲人之不知貪惏賕賂以苟利貨財欲人之不欲此三類者挾穿之姦乘扈之氣其實寇也彼以其隱我以其察彼以隱之不知我以察之必用勢必至於鬬興戎之漸召亂之由玩易之君子所深致其憂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茲神化之運孔子學易而久之久矣孟子又知之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夫唯神化鼓舞至與天地同流能使民不為盜者禦寇之利有大於此者乎且以禦寇之卦二曰蒙曰漸是也致寇之卦二曰需曰解是也蒙之上九以昏昧養寇則擊而去之漸之六二以陰長寇則順而取之此禦寇之利也需之九三據非其位以剛不中持疑而致寇解之六三取非其有下體負乘失中而致寇夫以蒙漸稔寇而長養之不能必其去又以需解誘寇而來之此必鬬之寇鬬之則天下亂矣吾易之憂也君子於此盍亦思所以解其鬬者因人情之變而神其化亦必有道矣且

喜則親之怒則疎之人情之變也於是又有得於三卦焉曰屯曰睽曰賁屯之難睽之乖賁之無飾人情之至變易道之難行者吾能使之喜而不怒親而不疎仇讎之氷炭合而為姻婭之膠漆焉以寇為婚者易之神也曰匪寇而婚是矣昔季康子患盜孔子答以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昔之以無欲治民唯堯舜能之故能仁覆天下比屋可封豈唯不竊其賞而已哉三類者舉為可封之民矣嗚呼安得用易之君子而與為堯舜之治乎

欽定四庫全書

方舟集卷九

宋 李石 撰

論

釋老論

天下之人可與為善也久矣聞釋氏之寂滅老氏之清淨則慕之葢將誘天下之人而納之於善雖聖人不能破也且以中國聖人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三綱五常可以修身可以治人粲然人倫具矣二氏者本物外

為已之學初絶意於世然不即人而人即之何也人性之樂於為善二氏者適以為聖人之助甚多凡趨福而避禍惜生而惡死人情之所同其徒因此求售曰我可以致福我可以得生凡有求者無不獲於是始抗衡吾道有從之而熾其説者紛紛多吾儒矣佛氏者起於秦漢之金狄而其書肇於張騫傳毅蔡愔譯梵音以為華言其書則中國之書其真妄有無不辨也老氏者起於黄帝孔子猶及問禮其文五千言孔子未嘗及之至秦漢之君其徒得以簧鼓天下二氏之教因以流傳誠使中國倣其教以立治寂寞而自樂清静而無為無亂兵以擾其耕稼無煩刑以濫其誅戮驅天下之民而納之於善雖堯舜文武周公孔子復生無以易此説也何至與之相矛盾而乍興乍廢乎悲夫

或曰佛生于魯莊公之世昔人謂常星不見夜明是也老子孔子相先後以生皆周之末年三聖人者幾若並生間世一何盛也曰斯三教相抗也歟誠使三聖人易

地而出必不默默忘言皆能倡教為百世師也孔子六經祖述憲章皆大中至正之道純帝而帝純王而王亘天地窮古今萬物共由出入之塗也老氏為周藏室史與彭籛相忘史官也雖孔子知有其人列子莊子相與羽翼其說其流為虛無者非老氏本心也若乃佛氏左衽祝髮其棄五常廢人倫非與世大戾乎而舉世安之其徒今皆吾民則奈何文中子曰佛西方聖人亦以書為信也大抵窮理盡性使學者入道與周易頗合誠能去其不合而用其合則教通矣

孔子以六經述堯舜文武周公之道以輔成中國之治其曰攻異端者恐其害治也漢唐諸子以六經所出尊孔子之教併取二氏者排斥之韓愈是也其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之也二氏者導人以惡為性乎將以空寂虛無為雜也又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若其絕滅禮樂搥提仁義吾無取焉嗚呼墨翟尚同兼愛而愈取之佛不尚同乎佛不無愛乎狥偏曲之私而忘其

公持瑕疵之小而廢其大取墨去佛則愈於論性亦偏矣祠廟象設黄帝周公孔子以來有之不特釋老寺觀也佛氏有祠起於鴻臚寺以待四夷賓客其流為白馬寺像則銅狄之遺也老氏有祠起於周穆王化人之宫成於蓬萊三山金玉之闕至唐以李氏所祖為玄元皇帝廟曰太極曰鴻禧散之郡國各以其徒實之曰道士曰僧祇其教因以大振於世非特丹青金碧之美而又取山川嶽瀆勝處以敞其居唯人主之好惡去取不常至於風雨不動俎豆以時獨吾夫子之祠與二氏有間矣按唐六典道士觀總一千六百八十其號曰法師威儀師律師鍊師居之僧寺總五千三百五十八其號曰禪師法師律師居之僧道男女以别以有行業充住持主其事官給五戒祠牒有違教者官糾之以法方外離俗斷愛名出家至麗之於法其於二聖人可羞乎或以佛以寂滅老以清淨為治氣養心之術以之修身則有餘矣其曰息門桑門息為胎息之息桑沙則息之

訛音本佛氏出也曰神人曰至人曰異人其流為神仙轉丹煉氣按摩導引老氏出也渾之以鬼神行之以福業老氏本以靈寶十齋為度世曰三十三天二十八天三清上境三十六宮無極至尊不可思議果何說乎佛氏以六波羅蜜為戒定三千大千世界一十八天八萬四千由旬無有是處果何說乎凡此二氏欲用其教去其空虛詭幻無益於身而有害於教者可也

朋黨論上

朋黨立論嘗起於小人而無預於君子何也君子者無心之心小人則有心之心也無心之心則於是非利害勝不勝無較焉小人則有心之心一切反是睚眦於錙銖頡頏於毫髮力以取勝勝以求鬬鬬不得其敵則如狂猘如蝮蛇不得一肆其毒則必嚙土木噬草棘以發其怒乃已此有心之心也故鬬不已則勝常在小人不勝常在君子此小人之指君子而為說出於有心之心也君子端不以是疑小人以幸一勝處以無心之心也

在易渙之為卦渙散也君子不立黨以處小人而主於散也馬則乘之逃其黨於方來也機則椐之拒其黨於適中也躬則安之求免其身以無悔也至於六四則曰渙其羣渙有丘匪夷所思何也不得已君子與小人並位內不招權外不幸名居高明之地綽綽然於是非利害無所決擇不以小人為險陷而疑之處之以無心而已由是以知朋黨之論嘗起於小人以陷君子也向使君子亦以是指小人是敵也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鬬心一萌則讐君子者多而小人嘗勝君子嘗不勝是以勝不勝為分別也善乎箕子之言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此威福之大柄不可一日假之臣下然則為小人竊弄所以兆成朋黨之禍誠使人主執其大柄於上以分別是非利害雖陰陽不得用其變矧小人乎夫如是則防萌杜漸漢唐之禍可不作矣

朋黨論下

以治生亂兆於無形以成有形者朋黨之論也方其治也豈自意其必亂也哉其所以無形者君子小人之不辨也君子指小人為黨小人亦指君子為黨其始也好惡是非之名異朋起而附和之日寖月滋因無形以兆有形而天下受其患而命之曰朋黨者好惡無別而是非得以相雜揉於無形之中此治之所以生亂也逮其既亂也天下後世有公議者出焉曰此君子此小人君子無黨小人指君子為黨則亦已晚矣方其隱於無形也離婁不能以目視師曠不能以耳聽而孟賁不能以力奪唯人主能操威福大柄而公其君子小人之辨以明是非之塗如堯舜禹湯文武之代則未始有朋黨立名者威福大柄獨攬之於上耳馬與鹿有形之物至易辨耳趙高乃指鹿為馬取其疑似者以為之形以收秦人之權而用之御史不敢訶諫官不敢議者其兆在於以橫議殺處士杜塞能言者之口以至是也漢之田蚡竇嬰各用其黨有首鼠兩禿翁而不敢正言其誰君子

誰小人者此秦餘習氣漢黨之萌蘖也弘恭石顯殺蕭望之劉向力言以爲君子必無黨而漢黨根株矣杜喬李固引頸就戮至使人甘心慕之蹈死以取名何也黨名既出命之曰李杜之黨爲黨錮傳漢黨成林矣且自其治以生亂自其無形以兆於有形萌蘖之根株以迄成林尋斧之不及天下皆得以藉口正名曰朋黨之論自漢始至唐人之一治一亂而朋黨輒先之以黨出多門也女德容其姦嬖幸誘其勢宦官怙其威姦則小人以汚君子勢則小人以脅君子君子袖手無術然後流竄誅戮隨之如曰牛僧孺李宗閔之黨唐人凡幾牛李耶張九齡曰小者苟得一變而爲阿私大者分義再變而爲朋黨又文帝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夫以黨比之賊更有甚者難易之別也嗚呼漢以朋黨兆成莽卓之禍唐以朋黨兆成藩鎮之禍皆以治生亂自其無形以兆於有形者然則朋黨之論大矣如之何其去之竊以兩漢唐終其說可使如漢不可使如唐何也漢之

正論勝唐之正論不勝二者又從而溷溷焉勝之君子恃之以無恐不勝小人恃之以無恐則歸之曰天待其天定者然後為之謀不然雖上之人亦無如之何

時才論

天有逆順人有去就逆則去之順則就之豈能以人勝天也哉亦因其時而已時者天之機也君子探其機而用之以為是非利害之擇以明禍福榮辱之由因其機而審其時足矣小人則反是也就逆以為順去順以就逆拂天以求人蓋有幸而得之於其始者故其類靡然下風而從之其終也率至於敗績覆壓卒為天下後世笑唾之不免者拂天機以求勝而自謂彼時此時之不同也然則付之於自然之數各因類以持世足矣傳曰否泰因其類也且泰未必皆君子蓋常在君子而變在小人否未必皆小人蓋常在小人而變在君子彖征吉亨彖貞吉亨曰征曰貞此自然不可執不可易之數也且世豈有常君子常小人也哉各以其勢論之則彼一

時此一時人才判然矣堯舜在上十六相與四凶並處文武在上十亂與二叔接迹此常在君子而變在小人也商紂在上箕子比干與飛廉惡來共事漢成在上蕭望之劉向與弘恭石顯同朝此常在小人而變在君子也譬夫天之寒暑二氣之運自然之理也當寒不可使起蟄當暑不可使造氷世之所謂時才者亦亦隨時之去來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識則謂行藏何事而獨許顔子共之而自曾閔以下不得預何也蓋諸弟子之從吾夫子也或仕或否不繫用舍非所以為行藏也若夫子與顔淵我爾一間不能以寸有道以處此其變者此道也其不變者亦此道也又非時彼此所可繫也孟子亦曰行天下之大道又曰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既曰不得志不知大道何如其獨行也此聖賢一轍初不繫時之用舍也若夫所謂時才者時方尚武彼則高談將畧時方貴吏彼則鈞考簿書時方言利彼則力榷儲積時方論文彼則專事章句時方任

法彼則刻意庶獄凡吾道之所謂無偏無黨立為皇極合衆人所長而用之使隨時變化以幸得富貴君子少而小人多否泰之往來所以治少而亂多也

崔浩高允論

君子之於天下事也欲求其通故學欲其博事通而學博則必揜衆取名名之所歸責之所生一身有所未安況欲以此謀天下之事乎所謂通者於文武則曰無資於儒墨則曰並用於三才則曰無不知於六藝則曰無不習求欲揜衆人而直出其表者好名之累也殊不知昔之君子有其善而不居故能兼衆人之善棄其智而弗用故能合衆人之智其於名也退然不敢專美卒之天下以名歸之方且泛然受悠然辭若有不得已居此名者斯其所以安其身推其身之餘以及天下事則亦綽綽無難矣崔浩高允二臣者魏之起燕代而伯中國二臣力居多事通而學博猶一體之人也崔浩不免殺身高允獨能自全者史氏於浩傳不甚著其事於高允

傳明浩之所以死者加詳愚請合而論之談兵則有敗衂之禍為史則有漏洩之禍占天則有窺測之禍有一於是足以殺身況欲合三者以爭名於三事也欲其無不通於三者之學也欲其無不愽而欲以是幸免於亂世之禍乎浩固自取允亦有幸免者魏起燕代用兵中國浩為謀主帷幄坐勝所至策勲而允亦參樂平王軍以西破楊難當此其知兵相似也浩以三公領國史允奉詔分掌其事浩則專其職而允用力居多此其述史相似也浩初以占天精於風角用以策敵而允以律歷為淺事以難浩說此其占天相似也夫合三說以相似然浩竟以此殺身而允獨幸免以令名始終者有由矣且二人以儒知兵浩之事魏三君課功居多允視浩為晚進適時少事得以雍容俎豆不由汗馬取名如占天星歷災異五行二人之學非獨相似人謂允過於浩也浩為三公允甫以著作起家同領國史所志太祖以下三朝多出允筆浩主其要而已竟以此受禍允獨恃景

穆庇護不死者人固有幸有不幸哉大抵以多事為通多學為博浩則抗之以滿又為郄標之徒所誤如刻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如以五星聚東井不欲東伐又援漢元年十月之占以自亂與允反覆辯論允則雖明災異之學不肯對人言之又知浩之必不免預形於言此其獨保令名壽考以終者得非以其廉於取名者歟浩生平自比子房君臣相訣以為近似使其果有明哲保身之慮則有封留之足從赤松子隱去否則勇退急流不以名揜衆其庶幾乎嗚呼士大夫之心術平昔處學問居富貴者了了於性理不可不自厚也浩不信佛不談老莊未礙也其妻佞佛浩取其書裂投溷中夫佛書者華言而梵學與中國書同文之一豈糞腐之可汚乎又以殘酷殺李順一事其報應亦昭昭矣允心術所取誠有異於浩者幼嘗為浮屠為塞上公詩有齊得喪忘物我浩然世外之意其行諸州獄務矜恤多所貸縱以廉平稱又挺身以明罪多於浩帝怒反免所坐僮吏數十

百家五族之誅此何止千人之活而已乎因觀史氏所載崔浩高允同罪異罰故合二人論之以為君子揜衆取名之戒

巧宦論

君子之仕也其進曰有道其退曰有命道在人則審已之道深淺大小以為仕之所得於世之軒輊不苟進也命在天則安於天之所以予我者厚薄不自執以為已之累曰斯天也我何預焉如是則君子之仕進退之分決矣若夫小人之仕則反是以進為命而以退為道命則曰我當得之道則曰不合則去故為偽為佞為傾為險為幸為術皆巧於宦者也飾虛誕以為真曰偽崇諛媚以為智曰佞掩衆人以取名曰傾啟禍害以自利曰險多端倪以有卜曰幸立機數以罔上曰術六者異名而同巧也得其一二者已足為名世小人矧兼六巧之全者其禍害可勝諱哉何偽飾其外而忘其內陟其華而無其實衒死鼠以為璞售蠟箠以為鞭緜以象恭欺

堯少正卯以偽行欺魯此飾虛誕以為真也何謂佞順適逢君而自以為智乏骨鯁之操無忠亮之節祝鮀求容於衛而幸免禍害梁丘據取嬖於齊而無所可否此崇諛媚以為智也何謂傾陷人之尤以爭名於朝者美錦覆穽而欲人不知含沙射影而欲人不寤王導殺周伯仁以博金印褚淵賣袁粲以取富貴此掩衆人以取名也何謂險面狠而愎心凶而戾人知惡之而無以勝之人欲殺之而無以先之如蝮蛇之含毒鬼車之煽怪盧杞姦詭而主不知王莽簒逆而主不寤此啟禍害以自利者也何謂幸其說之晦昧於中其氣之凌蔑於外如甘酒之適口如美色之悅目公孫弘多陳事端馮道之免脫備位此多端倪以有卜也何謂術抗主以為市不顧主之利害而以身試術也小者亂一國大者亂天下操術之不仁也踊貫則利人之刑棺肆則祈人之疫皆凶術也蘇秦以術亂六國張儀復以其術而轘之於燕晁錯以術削七國袁盎用其術而戮之於漢此立機

數以罔上也嗟夫祿仕者名之所在君子小人之所同欲君子則有道以定命小人則巧以自致而唯六者之趨患得患失不顧利害是非營利所以為干進進之塗必有一於此者真天下之小人也孔子致嚴於懲小人者亦懍懍矣戰國游說大抵多六巧之志思有以大矯拂之曰先進於禮樂如用之則寧為野人不為君子利害是非狥吾道死生以定天命而已其以史魚為直以蘧伯玉為君子又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專以懲小人之巧於仕也或曰有君子而猶不免於巧者是亦小人也巧於殺人以爭名當世豈直道君子哉孟子所謂枉尋直尺可也叔孫通以五百弟子自援不能益二生之愧董生以儒學名世不能掩殺主父偃之羞姚元崇不死武氏既為宰相偽疾以陷魏知古其巧尚何求故備論之以為小人之戒

蜀邊論

天地遠近之不可窮乎古今見聞之不可盡乎不可窮

而窮之以此之近而況彼之遠曰天地之限也不可盡而盡之以我之聞而接人之見曰古今之事也此四夷之殊宜制禦之異用也且以天地遠近既有一定之限一見之一聞之足矣而古今制禦之道有不可窮不可盡者以此之一隅反彼之三隅者猶是也故遠近復有遠近有不勝其聞不勝其見而欲窮之盡之四夷制禦之變舉積諸此也吾蜀之西南夷特以中國遠近見聞所及者自先王以來端以秦漢為兆亂之始寖淫乎唐人則受亂矣蜀不可無西南夷不可絶其拓土之得孰與受亂之失哉秦以司馬錯通蜀造意宏大長城備胡以及他方漢初困於匈奴武帝則大宛疏勒番禺夜郎昆明獵貊則車馬踐蹂鋒鏑交横於四夷矣中國示以可來之塗服以必爭之氣譬夫操杖而欲殺之彼能反噬乎且武帝元鼎六年已開西南夷是歲改元又攻滇王求善馬元封六年越嶲為姚州為益州皆夷越之地其國志所謂九能傳實祚者今則雲南六詔或離或

合矣且雲南與吐蕃以六城為距離合不常之國也越嶲去吐蕃不數山可使之離不可使之合則中國利害之決也唐開元以前雲南未嘗畔漢爰自鮮于仲通李宓貪求邊功以致生事蕃蠻合而讐我者五十六年不解閤羅鳳入寇成都是也大歷間雲南求再納款張延賞懲前患拒其請至韋臯則開戎州路而許其來且前日越嶲唐人封疆之內故臯得以拓土不已仰惟國家弃清谿關外地以遠之此閉玉門之時也如臯復開一路其罅隙如開鼠穴不患其不來矣利其納款之物而啟其內侮之心禍可勝諱哉嗚呼任生事之人而欲其無事用貪功之人而欲其不貪天下豈有此理當上體藝祖所以弃地懷遠之意擇人而任之則蜀邊可久於無事矣

淮蜀論

言固有大小也大言之則為迂小言之則為跼量其時之安危事之是非而為言大小之制也厥今天下之勢宜

何如言之曰淮曰蜀云者是不得已而有言也譬夫考作大室俾子孫世居之葺之以蕃育生養其中悠久分裂破壞撑柱頹垣墮砌者大半則當量其家之力而為日補日葺以求復其初今天下之勢曰淮曰蜀云者是今日可合之勢也小言而不敢太跼大言而不敢太迂是亦不得已而為言也且誇誕而無當浮競而無極以苟悅上意而窺中主欲至使目語而心違之口順而腹非之樊噲願得兵五千横行匈奴而季布欲斬之臧宮願得騎五千以立功匈奴而光武笑之此二者大言不切於用必有能知其說者賈誼曰聽言之道必其事觀觀之況以天下之勢論天下之兵得不量其言之小大而致其聽之可不可乎揺揺中流以幸舟楫之得濟於風濤湏湧之中嗟夫聽者之不審言者得以幸免今士大夫相習為大言久矣不可不折之以其事也所謂攻守者雖兵家預形然守淮守蜀二者可合而不可離亦不可偏舉此一定之論也且借三國之勢論之諸葛孔

明之入蜀也曰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難與爭鋒吳孫權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荆州連吳會巴蜀用武之國益州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如亮之言合吳蜀之勢今日淮蜀一定之論也至曰周荆州以出宛洛用蜀以窺秦川而霸業可成夫孔明之言豈不欲大其言曰中原可復三國可合乎乃跼於一方而自守也善夫張華謂羊祜曰吳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越此守淮之說也然則天豈限絶南北乎我疆我土枕戈不忘以形為守以心為攻守必以人戰俟時不徒取人之空言而責其已試之事其成否必有不可掩者嗟夫人意即天意也若以泛泛之言而輕用天下付成敗於一擲不幾於輕舉而失所重哉吾故舉淮蜀可合而不可離以為東西輕舉之戒為守淮蜀之當務云

建康形勢論

愚謂天下要令有勢而後以道運之譬如善變用棊不多而得勢已廣今日之建置他日之補就如絲貫繩聯

不見間隙可乘之處而後大勢定夫惟勢定故四方耳目趨於勢之所重以決其功之可立六朝以來其進取中原者不乏然而知進而不知所以為後顧之計如驅子弟以鬬之通衢不幸力竭反顧其家則遠而無所告訴商浩陳慶之不足道也桓温謝元劉裕吳明徹皆有破竹之勢而不知所以委重故一朝渙散前功盡廢世嘗謂項羽既取關中乃退都彭城以成沐猴之譏愚謂項羽不失策特悟之太晚故後世得以成敗立論耳方羽之既殺會稽假守也使之畧建立根本而後遣心腹渡江身據山東以觀中原之困徐起而乘之則伯業已成矣項羽剛躁欲速新得會稽客主未定乃驅人之子弟以渡江既得關中自覺其客寄之難乃復歸重於山東顧已無及矣凡今天下之勢所委重者何也長江之南建康為重頻年有望幸之意臨安駐驆已踰三十年兵民井邑卒未可動揺而應接江淮則疑於迂緩愚嘗觀太宗皇帝新一天下之心首以真宗皇帝判開封府

事非徒使之知民間利害而已也監國撫軍以緩養急聖謀深遠其孰敢議又惟宋元嘉中王玄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為刺史至魏佛狸聲言渡江而建康列戍至於亘七百里所使佛狸不敢輕進者臧質在盱眙武陵王駿在彭城也方今建康左控姑熟而右引京口古來守禦勝策如膠柱調琴苟非其人言之何益恭惟修復陵寢自是天家大事親王既出閤願付之以建康留鑰之權內增帝室之重外繫民心之一徐觀晉宋所以經營彭城之勢使其他日可以用山東而臨中原則廣陵淮陰以東可以列戍相望而制之於此矣凡天下之事圖之於目前者未若先定其勢之為不可勝也我有不可勝則彼欲求勝者所以成吾必勝之勢內法太宗之神謀近取彭城之制勝歸重建康其為先乎

以守養戰重方面論

愚聞之東晉有弱中之強故江淮分守禦之勢李唐有強中之弱故河朔養腹心之憂夫外視弱矣而守禦有

定論則未嘗不强外視强矣而制馭不自我則未嘗不弱夫知守而後可以謀戰苟惟守之無地則戰者雖百勝其能久乎東晉雖戰不足而守則固是以聰勒符堅之强不能逞南渡之欲李唐雖戰有餘而守則不力是以趙魏之地常鞠為盜賊之囿天下之勢其根本在守而其應在戰是知遠攻者必近守不可忽也劉宋元嘉七年到彥之等以舟師自淮入泗泝河西上碻磝滑臺虎牢金墉四鎮列兵守魏主命悉衆北渡諸將莫不稱慶而王仲德獨以為敵人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全聚若河氷既合將復南來至十一月而四鎮復陷以檀道濟之威畧亦不過全軍而已此前事之鑒也往者北人之歸河南五路也或傳北人之謀謂要得入川不難將陝西弃下三五年南兵決來守之道路已熟一發決去必取川蜀是知示弱以致吾之驕佯北以誘吾之進遺我以殘破之地使吾取之以分吾兵勢約我以和好之言俾吾信之以出吾不意我之前

日所以失者猶元嘉也夫鞭雖長不及馬腹而强弓之末不能穿魯縞六朝之際河南之地隨得隨失蓋地既平曠敵通其内淮南隔其外而制勝之重或又遥决於大江之南藉使得河南之地多置兵則粮運難通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大軍稍遠士心便怯此宜可慮也愚謂今日悠久之慮要以守而待戰兩淮之地形勢不相為應者願倣六朝兼督之制以重臣分臨之多者不過數州使諸將有以分屯而聽其節制如慶歷各以分委韓琦輩重其方面之權而申以春秋責帥之義無事則謀守有事則總之於府此所謂以守養戰而以弱養强也

分重地以委心腹論

愚聞之用意於悠久者視目前為輕而意外為重是故智者不以其所重易其所輕凡人之有所甚愛與夫有不欲者情也情用於所愛故目前之輕或享其逸情偽於所不欲故意外之重或廢於勞豈特人情之不自覺亦私欲勝而不自知耳孫武殺宫人穰苴刺莊賈魏絳

戮楊干此所謂激之使奮葢善權輕重而深明勞逸者也夫居其輕且逸而不自憂此孫武穰苴之所不堪也方今天下輕重之權制之於上目前之所憂或不分任天下之重而意外之憂嘗以施之所不欲之人故任其重者或無激昂之意竊嘗羨慕於安逸愚嘗恠東晉其清談風流如溫嶠庾翼謝尚謝安父子其於廟朝未嘗無蕭然出塵之意至於臨戎制勝率先武夫而使之信服溫嶠制陶侃謝尚能撫姚萇庾翼能知桓溫謝玄能御牢之彼豈無所以素折其心哉六朝守禦要地如淮陰雍丘合肥鍾離歷陽雖外迫强敵多以輕裘緩帶臨之而今顧盡以責疎遠之臣或遥隸於大府此於輕重勞逸或有可議也六朝之重地亦不常其重在鎮守或自江陵而移上明或自巴陵而移武昌惟因地制重耳今侍從而上豈無昔人溫庾王謝之望者特其功名未建耳愚願今日之重地分以委之許之各置親兵各假以兼督之權以分邊方之憂數年之後必有卓然可觀

者此其所以權輕重勞逸也凡今天下有所謂重且勞者臨事之急而後託於非腹心之人則彼不怨必惰矣用意於悠久則先託於吾之素愛而後可也

持戰守之勢使之定論

愚聞之明主所以制俗非制於俗也大臣所以持勢非持於勢也挾大有為之心而制於俗則無以共憂輔大有為之功而持於勢則無以立事凡天下之俗喜於安靜之名而養成姑息之寔則勢因以不振是故以治軍則弛以治民則惰以興化則玩彼必有流於俗而不自知者又相與持天下之勢以幸吾之不立此聖明所宜禁而大臣之所當治也天下無事用兵之問雖至於廟堂而未嘗徧動於有位者之聽故不習而聞者必駭不樂而用者必憂發言盈庭誰肯執其咎其稔積則有自矣夫制俗之道無大於無私而持勢之權莫審於無心蓋天下之所守者民也而與民為守者士大夫也喜怒不行則聽覽公毀譽不入則取舍定凡今之說未能盡

一士大夫之心則天下之耳目必有所惑而不信今之所以欲致於富彊者非必決之戰勝而後為富彊也望之隱然有不可測之威而即之隆然有不可犯之勢譬如富家大室壯子愛弟彊奴悍猾各當其處則雖開門延寇誰肯聽入其奥哉愚願制異同之俗而使之一持戰守之勢而使之定天下之人苟有所見使之各盡然後養成可用之才以成不變之論則人心自得而天意自復此非所以保勝乎

合四勢以强天下論

愚聞之天下之大亦恃吾有勢而已民者所以保此勢也財者所以養此勢也兵者所以持此勢也將者所以用此勢也合四者而一之則在於上是知有勢者强無勢者弱天下有天下之勢一國有一國之勢一城有一城之勢諸葛孔明不鎮漢中而崎嶇於梁蜀之郊不善法高祖也劉裕置東秦州而負西北之望不善鑒項羽也天下之事既得此勢則因其民用其財役其兵取其

將要皆有推赤心置人腹中之術貪則失其財怯則棄其民私則離其兵闇則敗其將是知勢之所在莫若一其歸重之地唐之藩鎮議者謂之授人以太阿之柄愚謂不然勝者所用敗者之綦使今而能復唐藩鎮之勢則分地而守得寸則付之寸得尺則付之尺將賴其守以成吾之事而何疑之有昔者漢高祖之語張良也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大哉此言不曰捐關以東付之而曰棄之此其視刓印不授者成敗相去豈特目睫之間乎愚嘗謂唐人之法如宣歙池之為觀察岳鄂之為節度小者或不過三四州而自用其民率有以自固今江淮用武之近者權望俱輕若稍倣唐藩鎮之勢而無盡制其權使之有以自用其兵民則他日之能復中原視其有功者以高祖之為心可也今江淮之州相去或七百里而僻小如蘄黄者緩急無以為固必其有事而後大將出於其郊則民心固已驚危矣如欲合四者之勢以强天下其可不慮此乎

欽定四庫全書

方舟集卷十

宋 李石 撰

書

上宰相書

某聞之天下之勢藏於天下之風俗而風俗之變成於士大夫之好尚勢有不可以偽為而風俗不可以驟革聖人非難乎革也以為首之之難也蓋天下事物之理惟其不能以相一則必舉其不一者而求於至神至密

之地以激成不變之勢夫勢之所激是果何以致此太平之世明聖垂衣拱手于上而宰相率百執事於其下習于寛緩和易之域以期天下之無擾心意之所積口語之所宣將以是納一世於君子長者而後已此其用意豈不甚善然天下之所樂與夫一世之所安則必將有不慮之變藏於其間而勢遂已成天下之人惟見乎勢之宜為此也則求其故而不能得獨不思向者之所樂與今日之所安皆習久而玩熟放弛而不力則稔成必然之勢也固宜君子處此惟其素所抱負求以振起天下之勢則將有不言而風行不動而雷聲者靡然變其前日之故以使之一新而又慮所樂所安之既熟盖樂至於過而安至於弛則誰與任事而循名責實至於使之蹙額不寧則又非盛世道德容庸之意恭惟真宰造化天藏而人運則今日之勢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以自趨於偷懦苟且之俗石雖不肖何敢議及此然重惟今日之治天下士大夫宜各竭精殫慮曰小曰大隨所處

以自力于事功之急顧狃于所樂所安之習而視景偷日一切相戒以無為多事則吾君吾相未必肯許其如此而無害也蓋聖人之於天下也非習俗風氣之為憂在乎紀綱法度之不立紀綱法度之在天下其所寓甚微而毫髮不戒則勢之所以養成者多有不虞之悔異時熈豐之盛以極于宣政之大過執事惟不知紀綱法度之所在而一切從事于虛文以侈天下之耳目勢既稔成而風俗如平川大波放潰發洩求其所以至此而不能得相激相作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恭惟中興以來三十餘年矣生聚教訓忠厚之澤所以浸溉天下之肌肉者不為不至石之私憂過計獨不及于天下之勢而以原于風俗者何也蓋昔漢文之世在位者皆以長者得名而天下無事亦有可憂之勢賈誼故獨喻以措火積薪火未然而謂之安誼之通達國體必有見于此矣夫以文帝之寛厚而大臣皆以長者自處誰肯與天子任其嚴以存天下之法蓋長者似仁而長者流于鄉

愿不可不畏也今日天下之風俗所以作成天下之勢似不可忽也通其變使民不倦或者士大夫今有倦者矣齊威王所以賞罰阿即墨者雖非盛世忠厚之比而於今日天下之勢似當如此而後興起也石孤遠小官議輒及此不任死罪然一官晚晚垂垂五十飢寒凍餒之恤所不宜言而出其言則似非苟然也天下之事思之於山澤而或明於市朝石尚有敢言者執事其察之

上將丞相書

憂大忽小急先緩後人之常情明者見之則其小者在所憂緩者所當先也石到沉黎有可言者事皆沿邊利害他日有識者來此則曰李石嘗用此州不略出一言為此州久遠慮是仰負朝廷與相公委寄之意竊見沉黎為州空城仰食卭雅鹽米日計一日官吏軍民僅能枝撑城雉不葺器械不修糧無一月之儲為可憂至于禁軍弓手可以團結入教閱者三四百人此又可憂也渡大渡河即有土丁二三千家習險阻之地形知蠻人

之動息力足以抗變而敵之此外黎為州蓋搖搖也蕃蠻日有四五百人在城市每每市馬則相與傲睨知州廳事前守倅率買馬官坐廳事與互市左右編欄不過持挺嚴衛而已城堞甲伏兵藉倉猝可倚仗乎所賴者土丁陰制之于後而已石用此大段優恤土丁不他役以擾其家無追胥以廢其時土丁戶下稅米每斛舊理一十三貫佔石與每斛減五貫其對折之錢以吏人之大請兵籍之詭名酒務糟水錢之羨湊合對減刻板列之廳事以示久遠申諸司照會此寬土丁之一說也至其他城堞甲仗兵籍提刑鈐轄日檄本州增葺顧窮邊塞壘何力可辦欲從朝廷依前太守馮某所乞支降度牒二千來道為三事之費在相公介意即辦矣又兩蠻王甚向化其諸蠻如虛恨一族間有不測往來嘉黎兩州作過抄掠小路都王伺察來報意亦甚勤求有答其意本州何敢創例亦欲朝廷畧有賞賚如衣服官封爵虛名之類此事亦與申朝廷看如何照見便民五事此

間民事絶少有二三要節關沿邊大體若蒙廟堂略賜主張豈惟一州受賜折衝壓難威德所被豈曰小補之哉不宣

答鄭運使書論蜀中事體

置中伏辱報答寵賜和篇方此申詠佩嘆於作者不已專人又被誨劄副以乘尊且承巡問還臺風雪良苦台候勝健欣慰欣慰榮經一事特荷鐫警非煕愛不及此但石所言豈為一夫曲直利害計邊面郡體要當如是不然太守遠不過二年近則朝來暮去特未可知何苦去其循習之易而求改作之難此可以理曉也數年前朝廷議行分隸偶有鄉官者在東郡求差遣謁執事謬沮之今此又皷卒計會不知天子之士天子之民在彼在此於渠何有割與不割皆不免移榮經之食飽黎之民移地不移民曷為此懷土紛紛耶矧以割隸縣邑古今有之吾蜀懷安石泉皆自國家割傍州為控扼之會取一時增損耳黎本三縣廢二雅管下五邑榮經便黎

而於雅為贅黎受六詔諸族蕃蠻之敵雅特蕃人碉門一族蕃人往來互市仰食所求悉出於黎乃以無所統攝之邑責之辦事如所轄輸賦不特馬路不修雖迫於上司行移誰肯為動心哉此特其細耳邇來兵馬日急蕃蠻日驕萬一有如唐人西戎尚可南蠻殘我之說黎雅二州之守肉可食乎五七年前虛恨籠蓬之禍可鑒也黎因山為城如斗進則薄大渡河退則阻九折若不少展脚當有事時為棄城拱手就縛可矣石自到官面調而心折之諸候頗知畏愛適以卭部都王蒙備死馬路幾絶殊費招來其雛曰保賽蠻都王欲來市因言曰卭部我雛也向殺我人欠我骨債為其所阻與漢絶十二年不通特來理會公事而卭部亦怙衆以拒其路保賽者與蕃　姬介恃以逞蕃嫉卭部卭部畏蕃之反也因說與朝廷接待諸族恩意惟一宜體悉世世與漢互市不必因是相為猜間今此就城下打話椎牛為盟可保無虞也然自今視之蜀之多事民心揺揺孰與無事時

微隙小罅自當長慮却顧何忍憒憒於道塗聾盲之夫言行則事立言不行則事不立昔人所共患石則非所患也度朝廷未必從誠知台諭但兩收宣樞書去諸司有異議尚當不一言之制帥亦云頃問張憲亦以為然終不知諸司果何所去取誠如沮者之說是石以一言之輕與雅人為聚訟可笑黎衣食卬鹽雅粟粟唐以來有之非創行也卬鹽理納錢今則正色又復減半而州自請一如丐然兵之一衣折黑鹽七升雅粟八斗之數計逐月支遣外尚闕兩月則州自那兌此外應副諸司窠名不缺然軍民久困且弊只可吝用省費既已寬土丁米估之半又勸上戶和糴賑濟不唯備此艱歲而軍食比常年可寬兩月借兌且以義倉一事雅之士孤寒闕節兜攬攜斛而輸每斛九斗五升如義倉鼠雀之耗將安所取黎受兩州支移之弊類此此外民夷帖帖盜日衰獄囹日清皆威令所及不即敗曠幸也第以私計瓦裂災患頻併已露懇丐祠求便親養雖八改月於此

不敢以私廢公簾糲度日僅如一僧襆被待去矣一三事稍以疚心若不布之左右是負屈沉冤於九折風雪中果何以自白於幽冥蒼蒼也言之忉怛春寒伏乞以道素倍保台重酒力甚健可以驅黎之風伯此去有燒春更得數酌以洗邊瘴如何不宣

答趙道源秀才為僧書

趙君足下昨袖詩見訪對坐客讀詩知欲祝髮為浮屠事垂成欲謀于僕謂僕有學校一日之知故不遠三舍地以來僕可無詞乎甚矣足下之未喻也伐國不問仁人斯言何為至于僕哉僕為人師以行道觧蔽為業在成都時足下所聞僕教諸生以何等言語乃欲相望以此乎僕固未嘗絶浮屠氏而不知有其說也特以朝儒而暮釋絶先世之祀信汗漫不根之說以流為苟且幸免之民如足下者僕所深諱也雖釋迦氏復生亦將絶足下而不友況僕乎足下家不至飢寒有田舍作業父毋止一子傳世教之為儒亦駸駸乎成矣不幸父毋死

便欲裂冠而髡毀服左衽以敗父母所遺之髮膚廢趙氏之後為餒見可乎足下無乃喪心失志而錯謬至此乎僕觀足下舉止語言不至是也父母死隻身不堪人類中多有之所貴人子者以能竭力負薪任父母之責為孝乃欲宅心事外自逭其死以去將遂作佛度世乎將逐逐而羣碌碌而游與庸者曹居族處如今之僧也足下年方二十餘誠能自悔以卒儒業娶妻有子以無廢趙氏然後徐議之未晚也退之之于賈島魯直之于俞清老皆返釋為儒者畢豫承議棄祠牒再長髮入學與僕為同舍友經已具祠牒欲去僕留之學校三年今登第方娶此近事足下知之不待僕言數日前吾友王迥有書云成都朋友多勸止至力爭不能回足下之意乃翻然以來見僕足下非尋常間謬人何可不徐徐思之

論養生書

辱書并十詩詞勤而禮厚誠專而意達斥逐西歸思見

朋舊得此如面也僕丱角從鄉曲之師與士子游處至百十不少其能自託於道義使人惙惙於心不忘如足下者纔一二輩耳喜慰蒙教以養生之說且欲有所資問於僕僕則不然也僕儒不知道者於易性命有得知中庸大學誠明止靜蓋出入呼吸間服其言而躬踐之也自少孱病而貧藥食不足自給而氣血筋骨欲有所用誠得不夭橫自殘於一支不舉一脉不伸為全人以不辱為人子不虛生一世足矣此僕所以聞道之始也家貧苦甫冠逐食諸所至得一榻每每幽深窮寂少年所願樂初不能無思思不即得隨即灰冷不復燼於念慮也始而學學而習習而熟熟則入入則久此僕所以得道之堅也身多作客家居日少自丁先人憂出居廬既除喪不忍復寢內近二十年安然如一日體中寒暑小不佳不卧不呼醫靜以遣之大者一二日愈小者隨即愈官大學三年東南海瘴毒癘蒸濕薄人膚肉不過閉目靜坐或小不安為之一二日不食亦即愈性嗜書

於雜交悠悠者一絶去不省用是得擯斥於朝買舟西
泝風濤萬里幸此生還拜毋顧兒女相拊存不復出州
府且漸漸收魂魄入書卷中不知其為得喪榮辱之有
二於我也此僕所以信道之誠也來書所謂水火坎離
龍虎僕都不曉不知足下從何人説僕無乃誤足下之
聽聞乎愧恐愧恐所須辰砂僕於草木尚不嗜食況金
石乎在東南日遇一道人不説話在闤市中以手指胷
出一藥贈僕索筆題云二月一日歸去半塗見我僕得
之置香匳中蓋去年之春也今年春偶發匳視之適二
月一日僕之舟已在江峽間方悟西歸之兆已前知於
道人矣細看其藥則丹砂也僕尚不敢服亦足以見僕
之勇於道學而審於從人如此餉果子荷遠意空書為
報勿罪

答遂寧傅燮秀才書

伏承傳訪三百里而遠意則勤矣袖出長書贄舉業以
見其學意則厚矣僕得非所宜姑就所欲言者畧陳之

文章先立機杼機杼不立而欲組織成文章亦良難矣五行出於天者為天時施之於人者為人事孔氏疏子思之說甚詳禹之彝倫箕子大法其實一也貴奏二誓孔子已自見大槩恐不專主兵法晁錯舍聖人之術欲教太子以術數聖人之道呈皇極之道王道也安有術哉戰國以術亂秦以術亡晁錯者猶術士之遺類卒以誤國殺身此等題目不必作吾友不過失觧後熱中憤憤歸咎有司以其所業之工求速化倚僕一語為重過矣欲學古文讀先秦古書與韓柳文取科第看應舉時文一唯吾友自擇貧寒歲久無一物以塞行槖所業卷復歸納衰病無由面別道遠力學自愛

答胡龍學干紀瑞雪書

伏辱惠示長牋至數百縱筆誠悃流出不倦教以所不及望以所不能教以所不及幸也望以所不能於石則何敢執事之文自然之文也而以下教俾追學之是猶策跛希駿而以小支小川擬放於溟渤之大不敏者尚有

意焉若謂有所撰述而以之望石則必吁喘僵蹙濫吹門墻間所未敢也況乎所書比希世絶塵之事他人選愞所不為執事為之循默脂澤所不言執事言之人主所知天下所知書之國史著之令甲況施之蜀人有以格天瑞世駭心悅目者吾民欣欣如觧縛弛擔不自意其生死骨肉以食息此稔歲也甚惠甚惠且石自以為文者有歲矣丱角篤好皆根本六經中來詩書求其聲氣禮樂求其制度春秋求其嚴易求其深如先秦古書聱牙有不能句者精微乎衆妙會融乎一理者往往得之人或以古文期之由此也加之師承血脉出前輩大老無疑極以心所自得如頃者唐文若張震劉儀鳳趙逵劉望之相與指摘一瑕一疵不許入紙孫樵所謂句句欲活者可見其苦澀艱棘於遣語成篇不易得之雖然其官獨欲以是假借而幸教之誠能寛期旬日後可耳石自冬至後入室打坐唯不敢廢學所謂學性命道學也人誤以謂學神仙其說未必知知之未必是也伏

惟坐進此道寒暑如傳置過日昔孔明治蜀二十罰以上身親之日啖飯二升半嗟嗟蜀非無事之國也惟尊生自重羊酒餽歲旨味及親矣且謝草草戰灼

回新繁李尉書

專人示書以駢緘為禮甚異敢泯默受此棄流俗乎唐盧肇以畫一咨目稟事節度府至其流為累幅已過矣陸贄奏議為榜子集取便文之義今變為劄子非臣下通用至乃與公文參雜州縣行移有曰官員士人白劄子者抑又過矣如此細細未免流俗老僕將不得已當致皇恐百拜以答吾友無恠也德秀失觧而以難弟居官一家休戚同之不必分彼我如何人一家所積有淺深士人發迹有早晚一門三秀固佳似未可驟致以激貪得之心也向來石先忝第知來猶困布衣老僕寢食必祝至與許修黄壇告天逮兄弟偕仕心願未有知來僅脫選調死矣幸而浩姪以世科踵其後老僕得以少蘇息也甥姪屈指内外二十許更無一上進羞出面顔

老僕招與飲眊睫而勉以天定勝人事在如是而已繁上子真仙風當無負否時樣與鬼爭工吾輩底處立脚後跟勉之惠及茶紙皆蜀珍紫紗何用耶老僕近製深衣用十五升布極如法又向與亡兒服縗一領布衫冬温夏凉不忍易之過眼輕細殊覺長物耳圓羣父子赴類省德秀云在衮臣處甚便其他三日送迎尉司一二得力照管之可乎德秀自奉書餘惟官學自愛

與景浚卿書辯德行堂銘

游蒙貺書溢紙辯說如奔江放海老氣瞿鑠所以教病瘁不肖之友甚至感感浚卿以顏子所得易之德行閔子以下不得與則四科德行為二德行矣故不得不辯今浚卿公持所得有淺深石亦得以畢其未盡之說也顏子不貳過聖人詳之有素其讀易至復初九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此亦不貳過之意不待牽而後復敦而厚復甚者不至迷而不復此孔子所以感歎顏子也其殆庶幾乎以顏氏之子近復之初九也若乃復其見天地

之心則又別一意乃復之全體若喬嶽滄海其一又如嶽之一石海之一波顏子借用不盡處在初九一爻而全體者尚有說在不可便說破文王周公孔子之於蒙象其指一卦一爻以稱謂聖賢尚有數處泰之九五帝乙以是歸妹明夷六五箕子以是利貞升之六四文王以是享岐萆彖言湯武明夷言箕子文王皆聖人讀易感寓三致其意其於顏子亦猶是矣今便謂其殆庶幾一句閔子以下不得與此吾輩尋常游戲設等級疑難以病餘子不是着脚處也若謂顏閔入道有淺深是具體而微孟子之說盡矣德行一科凡三人如曾子之孝不得列此豈可便謂曾子德行不如閔子德行乎四科特陳蔡患難相從者尤不可以是窘諸子其升堂入室次序自不紊若妄議其間則孔門投牒求試糊名考校又閔然爭前矣來教云德行便是着實處不是鬼神虛無之說此浚卿顧僕厚令得出其臆見多荷多荷石以病廢日遮眼不過數行秋夕燈火青熒窻戶兒曹咿嚘

昨夜半不覺蒙被坐聽萬卷心願猶未填還得盡空老我枵腹耶念此浚卿亦當惻然向冷珍愛

序

西江集序

士之所養關諸盛衰之運方其養之也氣類感召薰沃浸漬若有所受於天大小廣狹安於所賦不可强而得不可攘而致也雅頌之體博大洪深紆徐豐衍怨而不至誹喜而不至溢浩乎其和厚溫恭之氣不可及也至於國風二南以降過則淫佚流蕩其不及則悲噫憔悴分量局促若一日無以自容豈其聲音語言以相絶為異哉蓋繫其所養關諸盛衰之運也國家嘉祐熙寧以至于元祐名輩金玉之音雖不及見其人其聞而知之亦異矣其大者尚何敢議其小者亦自燦然一家蓋其所鍾厚矣西江集蒲誠之文也其學雖不盡施而見於空言者唯此朴而雅深而明約而通近而理其左右所資者想見其人矣唐末司空圖自以其文出皇甫湜推

而上之以及於退之以驗其所傳之自然則圖之文退之之末流但時有後先耳今江西集所載如李才元鮮于子駿文與可皆同時所常往來至東坡父子熟矣後世欲知其文之所自與夫一代作成粹美尚考信於斯言

李晉壽詩叙

君子之所恃以為學者至大至剛之氣氣之所蘊不躁不競不欺不隱寬然一禍巽煥如無能雖三尺孺子得以狎而奪之至舉其所不得施於世發於語言文章者如雷厲山壓此何物使之曰此氣也學而知之其積習憂患非驟馳於一朝一夕間也至若少而鋭老而衰初而狂終而怯如春華秋潦榮枯虛實之不同得失汨其中哀樂怵其外此氣之所謂客者彊梁好鬬者足以搏而勝之非君子之所養也吾兄晉壽蓋豪於氣者也其發為語言文章充然肆發然立沛然不可禦其所為詩特其一耳非世之所謂窮人之詩也孟郊盧仝終身盡

力於詩其才不足當世之取舍故其憤悱欝屈輸寫於詩者蓋窮之實吾晉壽則有不窮者迫之以事而不亂怖之以威而不奪所謂剛大之氣浩然盤結胷次蓋學道君子也晉壽抱負所學困於場屋老得一官為諸侯重客而經濟功名之念慷慨睥睨未嘗一日忘之及再被召官朝著不歲許罷逐往來道夔子晉壽初不作世俗高下出其所為詩卷相與抱酒篤叙族屬說學問累日不倦故叙記其所得於晉壽之詩者於詩卷首而還其卷晉壽名喬年時為鈐司屬官

何南仲分類杜詩叙

雅道不復作至於子美太白天下無異議退之晚尤知敬而仰之唐人多工巧退之以為餘事其有取於李杜者雅道之在故也近世楊大年尚西崑體主李義山句法往往摘子美之短而陋之曰村夫子語人亦莫或信何者子美詩固多變其變者必有說善說詩者固不患其變而患其不合於理理苟在焉雖其變無害也詩記

十五國之風而吾夫子取其不齊者齊之上而王公大夫下而庸散僕隸上而性命道德下而淫佚流蕩此豈可說說盡之哉吾友南仲取子美之詩句分為十體體以類聚庶幾得子美之變者也南仲曷嘗以是為子美詩之盡然說詩者可以類起矣僕不敢求其盡試援此以從南仲

家譜後序

祖父望子孫者甚厚吾為子孫而自薄其身是薄祖父也其可乎吾宗譜系先御史府君始修之一行之善一藝之長必為之傳而登官籍致餼給者則載其志銘焉所以從善勸後其意厚矣迄今二百年子孫益衆富若貴者志銘多夸詞處約者家傳亦或缺焉故稽志銘之所載求故老之所傳斂華就實自御史立傳之後皆續傳焉而志銘之實亦在是矣有不及載者則其後凋落無所考訂故不敢彊為之辭大抵續傳之作皆本先御史崇善勸後之美意而其要則以行義為先而宦達次

之致富饒者又次之欲使族人皆自力於知行並進之學而汲汲務外之習或稍息聿修厥德毋忝爾所生吾族之人尚其勉之

代家德麟作重修家譜序

家有譜所以別生分類以著不忘非欲相誇以門地也吾宗得姓受氏自洛而歙而睦蔓衍四出至于源同派別有不可攷者故先御史府君實自玄英以下定其可知者為譜而先監場府君又續修之今踰百年生齒日繁昭穆失紀耆年宿德問之茫然後生晚出將為途人譜其可不修乎德麟不揣輒因舊譜訪問諸族補其未備者而續書之尊卑之序瞭然在目天理未泯或可以起其敦睦之良心焉嗟乎今吾為兄弟子侄者多至數百人遠或千里外原其所自皆出於一人之身也且以吾一身而子若孫或數人數人之愛吾未嘗有異也以吾愛子孫之心推之父祖則父祖之愛吾兄弟子侄者詎有異乎父祖之心未嘗異而吾蔽有已而越秦其視

甚者或戕之以自厚則於父祖之心何如也吾族之人亦嘗有思於此乎故又併著其說於譜後云

自叙

方舟子甫冠筮易得需之夬曰吉哉吾事濟矣需有所待而孚其兆也以夬為決決無疑也以姤為遇遇小人也需與訟對變䷄䷅（乾下坎上）需䷅䷄（坎下乾上）訟夬與姤對變䷪䷫（巽下乾上）姤需訟曰涉大川者利涉與不利凡十有一多以水為險君子進退取焉陰六六年陽九九年此進退也兌澤巽木舟楫之用膏澤下民如需夬焉可跬待也於是築書臺作方屋為方舟曰方舟子者石隱名也李姓知幾其字也方舟子九歲舉童子幼逮老不一日不讀書病患寒暑不易或稍廢日補之第進士乙科成都戶掾被召官太學循遷博士執政薦其文似黃庭堅而秀潤過之上皇曰朕知之是讀書至夜分者以多士鼓唱從之自試院論罷執政導意欲留官近州答以虎死不卧負琴書徑登舟還蜀太學之士數百扶送爭

曰陽城去國矣除成都學官左右生至千二百員諸司增給學廩西邊二三大將相與義助倅彭州知黎州蕃蠻曰是天子學官來乎眼色不可犯再被召官都官權仇者每見泚然面顏好言如飴而險穽乘之果再論罷知合州又罷知眉州歲餘仍被旨召還以母老懇辭就除西漕又論罷家居七年艱貞彌厲會吾兒開喪亡一慟曰天乎吾豈私吾子乎開好學能為古文長於楚詞訃聞生徒所至慟哭之老夫追綾每每涕淚薰炷無他度日作世系手記三卷一百篇者如漢人百兩篇之義出入六經網羅百氏學以易春秋為本蓋嘗統之曰易者春秋之天春秋者易之人天人合統而皇極立矣至於詩者春秋之世書者春秋之事二禮者春秋之制實則原于一也或問二經之學曰以易而讀春秋則嚴而理以春秋而讀易則潔而通問師曰心又問則曰易則探象數於釣道先生而出伊川之門人和靖先生尹焞之門人范淑自洛陽以經侍和靖入蜀時春秋廢於新

學久矣岌岌乎絶業之餘也淑亦有經樞三卷行於世先是入官太學胥問經業曰易春秋矍然又問答如初諸生曰吾負笈十五年今得師矣嗚呼使吾生果窮槁死田畝亦復不恨俾尚有立於世宋魋魯倉今猶古也天乎人乎後之君子吾有藉口者乃為詩曰惟吾之學世先大夫大夫之隱邃於詩書手抄經說如哺小雛雛飽而嬉趨師於隅其長維舟舟衆羽翼誰弟誰兄鴈行其習次叅軍君孝弟以質次郪兹君有文甚力小者谷弟穉鳴嶷嶷惟郪兹君其學多通大夫曰汝維舟睦從先秦古文述其服膺不蹈陳言惟經是承扣牛永歌豈不律吕流為狎說嘔嚱糞土人兄我師十九踵武有誤孔艱以文覔舉雕冰鈒雪有損無補舟顧曰巢歆向同異春秋一經父父子子向出公穀歆出左氏同為尊經異不殊軌人廢我興睽車載鬼衆目何疑從其師傳舟誦所聞元祐諸公歐陽盟寒蘇黄鬼張一齊衆楚捨我誰憑孔孟以降不顔則韓聖訓可稽攻乎異端喋喋岐

屼忍揮我門小舟一兒目善一家愛汝助予易與春秋
傲予以馳派別江西有徒執經斤斤其儀小舟不幸夭
死莫追雲巢小舟道喪時衆子及孫藩其閑閎籯書未
貧詔我後人

自贊附

老君諸孫西佛東丘神巫好看莫錯眼漲天之波一方
舟
黑風皷海白波漲天鯨乎舟乎六爻鐵編日高睡眠幸
此堯舜之年
氣以守神心以運目默以掩口或作緘口靜以止足不竿而
漁不繩而牧自放於無涯之津如不繫之舟人或謂之
曰僕

欽定四庫全書

方舟集卷十一

宋 李石 撰

記

張氏雪巖記

士君子所居卜築環堵之室凡以況其德之大小大德況大小德況小窮達利害寵辱得喪何關於我初不以是自累一惟其學之達綽乎其有餘裕浩乎其沛然者可以充之天下不獨虛名之取也五畝土木四壁甲乙

茅茨丹堊無異用藍縷金碧無異塗綠野之比中書堂輞川之擬丞相府一竿之漁足以自娛于盤谷一杯之酒足以自適于彭澤所況大小十手十目于以審知君子所養也可乎哉顏回原憲之學不謂其不克舜也伯夷叔齊之學不謂其不文武也豈以是自累乎嗚呼出處語默各學其學達其達人懸之以天下權衡之公可虛辱乎然則雪巖者吾友張氏子之德有聞於國中其為學足以稱其所居也張氏子之世忠信孝友父子今幾傳矣陽施陰報凡幾事矣夫人知之天亦知之其曰雪巖者何取名況德之廉也傳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所謂止者其亦雪巖所止之居乎不華不陋不湫隘不壅塞吾儒素業足以澹祥風而瑩白日也名之所況不已多乎哉誠未多也昔齊宣王作雪宮孟子以賢者而後樂此為譏東坡子作雪堂執未耜拾瓦礫與向者白玉堂中無異而忠義文章垂世永久其視雪宮果何如人也冬餘則為几硯光明之

用庭户則為漸積冰霜之戒憂民則為年麥豐稔之祥宦業則為臨涖潔白之懿春秋盈尺雖以大書君子其亦凛凛于此者乎惟知此他日可以充之天下無疑張氏子名煥字尭文年與予上下同婚何氏淳熙八年二月十五日方舟子李石記

廣錫堂記

化成尉李君宜壽父年九十遇紹興己卯郊天霈恩叙封右承務郎致仕因據訓詞以名所居之堂曰廣錫閣曰榮封庵曰介壽屬隴西李石為記石聞之恩義兩盡者君父之美忠孝兼得者臣子之事此出於自然之天全然有不能互舉並用者上有所偏得而下有所偏失也且自一命以上至宰相三公誰非人子不過推事親以及其君極其所以為孝者移而為忠性之自如而情之所必至無有二道此其所謂天全者也且上之人所以恩録天下人子而有及其親無間於一尉之卑則人臣思所以報其上者宜如何哉一身以及一家一家以

及一國一國以及天下俾無偏得偏失之患足矣且李君世儒者讀書奮布衣豈但為富貴利祿計亦欲以其所以為子者為人臣今老矣一官自效於衆人後昔人蓋有奉檄致喜者況日月所燭者遠而雨露所澤者大敢以是土木丹碧侈其私哉將假寵吾君恩意以儀形於幽遐僻陋蓬蓽田畝之微細以明孝治之所丕冒者初不限隔也昔孟孫父子皆問孝於聖人聖人答之蓋不得不異懿子僭魯禮以侈其家庭武伯之父既老幾死於郎之戰至一怒以激成之有司成叛而武伯死以不忠為孝以不孝為忠孟氏父子於聖門則有愧矣雖然李君所居水竹之勝花木之珍山林園圃之幽趣雪月風雨之交會皆人子平日所以奉親杖屨容與委蛇之地芘其親則思所以芘其君芘其身則思所以芘其民芘其家則思所以芘天下忠孝大節所以仰答明時者尚當與李君勉之

安樂院飛輪藏記

西州佛事簡為盛簡之諸邑各以佛祠宇相夸甘泉為盛甘泉之人以篤信於佛者甚多而楊氏饒於財非若他人忘施以徼福者其言曰吾此身此生由父母得之與其致無益之思孰若作有利之事與其竭有限之力孰若為不盡之託此安樂院寶藏之建所以專為楊氏追薦佛事也楊氏有名詵者肇其志而有貽於前其子深又率其志而有續於後父子再世如出一心寒暑四時風雨不變此佛事所以日進一日有成而無壞也寶藏既建則思所以倡其教永為一方香火人天歸依之師者則又請成都超悟僧了因為院（院）宰住持因又勸誘士之豪秀曰羅覺民曰吳世安叔姪相與斥己田以廣卜築揮橐金以增雅飾由小以至大自狹以至廣凡楊氏父子有作而未就者皆落成於因之手此寶藏大槩也竊謂吾儒百行以孝為本而二氏亦以孝為本中不得異而本則同者何也吾儒一髮一膚明其所受以無毀其全此樂正子春不忍一足之傷而悒悒乎三月之

久矣而老氏者亦以惜身愛生流為神仙不死之說獨佛氏者以割截為布施以毀棄為寂滅其說有飼饑虎委性命血肉而不悔者此其說之異也若夫吾儒以孝為德老氏以孝為功行佛氏以為補報推己以利人盡心以及物未嘗不同本而出也吾不知楊氏父子果自吾儒出者乎方其勇於佛也以頭目髓腦苟可以致九原之痛者尚所不惜況金玉寶貨過眼土梗不啻何足計哉此楊氏之心當與佛同體而於吾儒不為背本也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此吾所以合三說而一以望於楊氏子者其庶乎若夫楊氏所施緡錢之數經亟之目常住田頃畝多少此了因住持事不足書年月日李石記

梅塢記

石拙於學其施於吏亦拙也方會府多事英俊爭竭其趨走之巧於大吏之前獨隱忍以守其前之之拙不變大吏者亦察其一拙外無他能不怪也故於考覈文簿

瑣瑣中比他人幸有曉夕須臾之隙椽舍稍僻且陋邀求者所不至獨與學宫相比隣學中士子日集説學問庭户隘甚恐不足以辱乃撤去昔之屏伏蔽藏以為今之疏明曠達得數席地俾客至不以隘為嫌而主人亦得以陋自安也屋簷之南有老梅株如柱軸一根别為三四股可蔭十許步環以數小竹外悉芟去之仍闢屋一角作一窓以即其蔭每每風日開闔煜然之光藹然之聲往來几現書帙間與静境相接如行村塢因以塢名之又植稱栢二百周墻之陰與梅為佳伴他日凌冬霜雪爰玩之樹是又其拙之拙者也後有我輩人或不免流落一試公退燕休于此為護此梅以待其栢之成仍勿笑其拙也

叢桂堂記

桂生於土而云植於月中人不於土生之貴而極力于月中之植以是為桂是其未必有亦未易得然父子兄弟相語以為是可貴可求而必得之者學之於仕未易

得也侈於得之日猶捫月得之意亦貴矣懷安張氏父子兄弟學而仕也其學也食息詩書而夢寐几硯如墾而種焉其仕也得意青紫而唾手軒冕如種而刈焉是學其所當得而仕其所必至無他道也人有侈其名而問其所從得曰吾得之月中人終不以其名為紹己爭欲得其所得曰是張氏一門之榮也有劉氏之父子而無異同有鄭人之兄弟而無儒墨是其封殖之高扶立之茂欝欝乎家霄漢間也士夫過者式其居因以叢桂揭為其堂之名而俾記其事雖然張氏之先仕九卿也老先生字登孺者為詞場名人吾昔拜其人曰審曰審曰在廷曰過廷與石同年皆前進士

固存堂記

丙寅歲大水郡譙樓不没者三板官寺大毁水落官無所視事各即故基作新屋而録事參軍署距郡署西三十步鄧君處道至未受署問訪故基於西偏才一老屋棟桷相撑拄以立餘皆僵仆沙泥或大波捲去矣因即

老屋為主向皆創新之慮指計工幾月屋落成得若干楹處道則又與客視新屋若聽事若正寢若廊廡若庖廐吏僕居皆斲削磷磷斤斧匠石初去也而一小堂獨面西前有葦竹蕭然仰視其榱楹猶故面目黧黑袍褐灰土狀蓋新進中老人人父行也處道曰物固有是哉此鄉之河伯所留老屋也浪駭湍怒龍求石鬬洶湧激薄所當無不斃壓而此屋何恃而獨全處道忻然若有當其意因以書史列左右取古今石刻依其壁公退即居之因以固存題其顏石謂成毀形器常理也特有久近此屋何恃君子當有以自存否則屋鄙也易曰成性存存孟子曰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老子曰綿綿若存後之居此堂者能合三說而一存之庶無負此屋名處道成都人故家子文獻多學

善最樂齋記

善最樂齋者吾友趙君書室也其自名者君之意而欲揭其所自名者於他人以為記則答曰昔兩漢淳厚之

化忠質之教所以大庇其子孫而納之於無過之地可謂至矣間有所不免者皆自取於結客以固其垣墻下士以借其聲援所甚可賢者雖詩書義訓薰蒸於見聞服習與曰屋士子無異然亦有所不能自别於膏粱富貴之族嗚呼至漢末而漢之公族羣公子由此岌岌矣此東平王蒼所以能以善自名者非以是苟邀聲譽蓋心有所懲而以善自全也今趙君父子以科第再世取富貴人不以為過而以為當然惴惴自封殖日畏日憂降心於漢東平若慕用追逐而不可企及者何也吾知之矣衣服飲食人所共口甘而身美之至窮其所自得於衣服飲食則罔然有不知者且夫善者對惡之别聖賢入道之候也今日我不為惡是亦足為善矣而樂之焉樂之而取其最焉吾乃今知東平之所以自取者已侈而於趙君之所自名一何廉也埏澤之呼宋魯之君不謀而同蓋其聲類感召有不得不爾君何不比於蒼而廉於善也哉吾將取孟子所論樂正子可欲之善以

至於不可知之神期君以益其所學而大施於世次第由一善以行不驟以須其成不速以待其化如鷄鳴之卒章者果欣然有得於樂乎哉

務本堂記

逢掖之衣不奪於袞繡之貴環堵之室不陋於甲乙之雄士之所守有大於此者本之所在也且得之心修之身有餘矣乃欲因家以及國因國以及天下酬酢變化隨取隨有此其人豈易以外物誘怵之上之人乃設為利祿富貴以權衡錙銖為重輕士爭以其所學鶩蔭而集其下噫亦迫促矣有圖榮而得辱就利而反害踉然喪其故步以失其所守者士可不知所擇哉此一節之士寧堅其所守以終其身以永其世子孫窮達死生禍福休咎不肯以彼易此彼若有所憚而不肯屈其守者本之所在也雅安胥敷道儒者也薄城郭而弗居厭市井而不接漠然思悠然忘白素垂領紅丹在頰遯食以自肥蒙飲以自潔詩書几硯圖史幃幄花竹葱蒨以為

之映帶雲月晦明以為之焜燿確乎難哉計必有道而處素位而立者也有客過之指其所築堂以夸客曰此吾累世之守也据坐呼之了然稱子拱手出對客誦論語有子務本之詞以問客客答曰大哉主人所守在此乎有子之於師特第二義也夫子於諸弟子豈有隱其說以待趨隅三反者蓋自得之矣曾子有子皆聖門老生曾子專其授有子泛其傳而仁與道之說始汗漫於天下者無怪也習乎口注於耳土苴醇全雕琢渾沌所學既失何以為用所用既失何以為守此吾黨之懼而學者之責也且出孝入悌馴致其文足矣聖人豈有隱於仁與道哉曾子之避席不知而自託於一唯有子蓋不得已發聖人之隱曰仁與道言之者自其所本孝弟二言充之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學者之求孝悌宜自孟子始主人曰諾請書客語為務本堂也

隆州重修超覺禪寺記

隆州者今隆興天子之賜名也仰惟龍飛御宇慈儉為實而民自化不貪而國自富其易名井監以復隆郡之舊者豈惟默契鳳歷所紀亦以作新雅俗阜成綏遠之實也矧以大丞相虞公當國道結主知功課吏治故守令必得一代才敏强濟孝道愛民者涖其任而遞守此邦各務思所以仰稱吾君吾相眷安重意苟可以恢拓郡體俾不至沿襲簡陋不獨藻飾吾土文物之盛其賛化佐治即如二氏者亦得夤緣受賜與吾士均先是州有超覺僧舍凡歷三太守而院事甫集始也樊侯汝霖建雲章閣以奉安光堯太上皇帝御書其中也何侯者仲請改律為禪以稱宸奎所藏至是史侯松老又大治棟宇因舊增新於以全十方氣象曰佛事如是足以望此州矣且州以跨鼇名者三嵎山也自治寺與民居如出鼇背負而欲飛此實佛地所種宜有奇傑擾觀稱一境華封聖人之祝當無甚難者而士民乃相與倡言曰是有三難地以險自障而難於取平僧以私自營而難

於聚食院以貧自畏而難於致象此沿革禪律之是非分矣侯曰是有甚易者地則高下為基而平之僧則立規矩嚴師而振之食則括隱剩田以給之舊址僅長二十丈跨山迤邐而下為屋二百楹凡六重其直衍深七十丈其廣三之一為重屋出深廣之中而陡所謂雲章閣者巍然與日月昭回於上其他像繪雕鏤丹青金碧煥然次第一新其貽無窮之傳曷有涯涘哉嘗聞之或人曰天下名山大川率為二氏所據以居耗地方而分民心無大此者是又不然生於天地之中者必有靈氣人先得之聖賢者先受之蓋天所賦也且有宇宙便有此山今之三嶋岌然與岷爭雄其靈氣融液尚可以通海脉而輸天府國寶所儲以擅富强於天下其賦於人又宜如何也且以忠誼之著勲業之美文章之懿與夫朴愿純厚之俗不蘊利以自富不貪名以自勝不健訟以為能吏易於治國易於資異時竹帛所書垂範千載豈特一州之地甲乙全蜀而已哉二氏者得以仰聖世

包容之度以風雨而自芘於境内者皆靈氣之餘也而又何隘於數椽之屋而已耶且史侯之政異矣愷悌所格補葺蠹弊者非一其視一土一木心巧目營休休然如善射者雋中而附汰輒也追逋粟以為食搜羨卒以為力合樊何二守之政而收其成向之所謂三難唧唧口語者乃今相與賛嘆奔走香火以為寶坊成就如佛之説從地湧出也僝工於某年月凡用日若干以某日落成寺本唐神龍所創以飛泉名乾符以超覺名國朝因之李順之亂民畏其險為盜資乃火之崇寧初復之僧百輩不少散徙後先名僧相似不必更書史侯字喬年某州人年月日記

潼川運使劉公生祠記

有田則有征征之多寡視地美惡此制也使良有司世守雖禹貢九等今未改也自征地相戾而制始病國家征以兩稅皆視地市於民者曰和買民預取直時以責入猶征也亦視地大小美惡難悉則視地緡曰家業猶

田也惟熙豐制以五等和買三等止其二等不與歲久避征者竄名二等而民不均是征地相戾也今天子以經界律天下田竄名者始得稅且均矣和買猶故豪民以賕幸於二等吏私蔽之株蔓不可動且遂為府五縣小縣户萬七千有畸和買户纔九百比他州縣獘特甚民有詞府縣府縣理於部使者劉公公以聞符下公如律即命府縣件具所欲行與民有詞者而沮成者多說說以誤公公以五等舊制核其盈縮出入參用經界所得於竄名者户均之察之以明濟之以勇申之以信達之以嚴向之欲以說誤公者意塞而歲久不均之病瘳矣昔五循吏無智名勇功可書而太史公書之公用心如元氣游行神迹不露雖大被萬物猶不求德肯顧皎皎名于遂之人然他人憒於吏案不即為為之必不終公能終為之且府縣捷於奉承此遂人德公蘄不忘相與作生祠請識其事俾後議政者知所考云年月日李石記

北巖記

巖以石居如覆屋下棲十六士唐人所作石像也先是巖壁立百仞上垂瀑如縋下為方池以受水夏秋潦集池滙趨凹十六士汩於水無復金碧顏色好事者嘗徙像他處復棲於巖何也父老言巖本洞天所芘舊時松楠翳薈不容迹有怪物衛守故作像以鎮像徙則怪見像固安於栖不容徙今太守出一彈指作拯溺手疏渠洩池以達濁潦于外重施金碧十六士者如一鮮顏而笑又砌像前數亟犬甃盆以受君子泉以便漱酌既成適夏大水太守與客瀹茗納涼瀑注如甚雨如海風撼潮聲可喜可愕不知塵市火聚中有暍死人也太守成都宇文紹奕客郡簽陳鼎新普州郭郊新合守李石太守之兄紹弼攝祭酒為主人年月日石記

欽定四庫全書

方舟集卷十二

宋　李石　撰

啟

謝解啟

辛苦荆山已勞于三獻依棲楚舍忽遂於一飛初知公道之開且有親幃之慶捫心益耻賀德有歸列棘外臺本優子弟挑囊中選粤有師儒限程較藝者止鬬七人濫進冒求者動踰十輩本是别嫌疑之地豈期成僥倖

之門古詩率衍于鄒枚時務相高於晁董百蠢動而春蠶競食九天淨而秋鶚爭飛宜多間世之英副此賓興之選如石者少雖力學志不為名地無三百廛之禾家有五千卷之學親養未甘於藜藿衡門半掩于蓬茅自慙不是詩禮人意謂終為田舍子竊慕古人之祿仕潛驚壯志之功名鐘再鼓而氣則不衰人未遇而足則有朋五陵伏劍幸喜夜游一榻橫經何求晝卧漫棲遲於黃卷徒游戲於青衿但惟馬帳之風流豈有晁生之講誦一吟一酌半友半師勢雖借于王公譽蓋由于鄉曲此因士論之收拾往應有司之選掄對大手以不工畫廣眉而相似愧非士秀謬稱古學之多因預計偕偶占鄉書之數彈碁聊耳推轂有人揣分業之合宜非夤緣而奚自恭惟某官儒林師表學海老成孟軻之執德不回伏湛之與人無競南門緩帶已高七縱之謀東郡分符常覿一麾之政治良田而去蝟膝磨石鑑而照狐狸踵躅前賢提攜後進超溝中之萬木發爨下之五音致

茲孱瑣之微預在扳援之列念其進隗之始與其筮仕之初曲引晚生非公莫能耳不忘厚德舍我其誰歟石敢不益勵前修勉思來效歌笑江山之助辛勤燈火之餘用三冬之遠圖期六月之一息過禹門而成變化登漢殿而誦平生暖律已回喜透一時之氷雪飛梭欲化更煩半夜之風雷

又謝解啟

四科取士方程度之甚嚴三載通經媿淵源之未博能書濫及末學何堪竊以人才盛衰係國家之强弱道術純駁關文風之廢興惟聖天子欲求經明行修之人詔良有司以公鄉舉里選之法宜得專門之學以寬側席之憂豈謂謬庸誤蒙采擇伏念石性資凡下智識迂疎粗知求至道之指歸不敢議先王之制作慨念周家太平之典文固閎深或謂戰國陰謀之書談何容易妄意姬公之夢庶幾宣子之知豈期於文字語言之間少得於訓詁傳註之外偶逢宗匠不棄散才雖無顏以見鄰

里鄉黨之人幸有辭以塞父母昆弟之望其徼幸至如此者非教化孰使然哉茲蓋伏遇某官談笑春風胸懷雲夢舌本吐忠厚之論筆端形典雅之文昔也魯公曾許侯芑之問字今焉潘縣不妨子賤之鼓琴士知所歸人皆用歡遂令狂簡得借吹噓石敢不益謹操修更勤學問誦札宋之遺禮獨識所從繼齊魯之諸生庶無可媿

遷博士謝祭酒啟

萬里遠來誰為知者一言見借此豈偶然惟上庠教化之源有前輩薦拔之法郭泰之於黄憲翰愈之於何蕃況乎以分守則屬僚以道義則師長兼二者之攸重處衆人之必爭自惟晚生不習時事但有念親方寸聊復從事於斗升方將比其重輕擇所去就飯牛者豈問爵禄養烏者當浮江湖伏遇某官端若神交油然心化魯國之雞可以伏鵠任公之犗可以得魚誘之於寂寞無涯之津收之於和易有容之地投名俊軌切自愧於東

郭之竿矢志師門未敢廢於魯點之瑟其如佩德未易既言

上王宣諭啓

天子明見萬里寛盛時西顧之憂地官用知九州尚使節東歸之緩惟去留輕重之注意故内外彼此之無心蜀道十年其已久矣漢庭一札尚竊遲之安敢飾泛泛稱慶之言特願致區區遠來之説石聞仁義之論至近世言之而無補財賦之路在有司取之而益深十乘啟行大將誰知力辦千金取信一日安可緩圖疲心於木牛流馬之煩巧計於水舟陸馱之苦愛民則兵匱養兵則民窮古來計通變之才竟無兼兩全之策豈有兵出期年如太平無事之日財歸外府無一錢意外之求智名勇功清議甚白道王權伯微意不傳成規粲然端可百世而不易陰德大矣豈宜千人之必封石又聞遣使實難在古甚重於平時蕩達德意尤不可忽矧兵聞指授將帥豈曰姑行近者官軍卷甲敵境可為寒心苟非

王人伏節軍門立致解體此何止吾蜀之利害固多繫宗社之安危唯公智識之高當時擾攘之際不獨裴度淮蔡三州之重要是周公春秋四海之通久留無嫌何以為報會且歸矣社而稷之恭惟某官學明而氣高才博而意遠元祐以降得南豐豫章之正傳永嘉以還有茂洪安石之可恃如五福太一之臨蜀若長城百萬之折衝荷稟陛榮念法從貳卿之甚眷袞衣賜服當樞衡九府之久虛石之此來公尚幸見陪下客以學為政庶幾一言終身之依開東閣以招賢人端欲異時九鼎之重

謝執政啟

遠來無補久次得遷拜命有光汗顏以愧竊以上庠謂之學省所以示臺閣班綴之未殊博士謂之清官所以明州縣走趨之有意雖秦廩品秩之微僅六百石而孔堂道義之樂有三千徒顧非專門輒据此坐誰是不叛北方中國之學彼曾未免西河夫子之疑石之妄庸衆

所鄙笑天未絶於子思孟軻之後世有取熈寧元祐以
來本其所傳粗似有守顧行已則恐或未善於教人則
誠所不能睨柱之夫方期全璧緯蕭之子敢意得珠伏
遇某官心游六虛量受萬物此道伊周輔相之業斯文
禹稷吁咈之詞主盟公朝作芘吾黨更磨歲月尚敢圖
重席之榮坐阻晨昏何以慰倚門之望

答史祕校啟

濫尸粉省斥守黄堂尚容老子於此行自云父執之可
敬伏惟某人學知所本仁以自存雖曰此三先生駕說
之鄉遺經具在尚恐有百太守與聞之政珥筆相矜一
介相先雙鶚下逮即行披晤未易既言

答胡制置賀正啟

亥承渡河入室欣逢於改歲申蟲伺隙社門不礙於發
春欲罄懽悰首勤慶問恭惟某官謙尊而受泰治以通
惟君子之四時錫庶民之五福絲綸西掖方舊人圖任
之良袞繡東歸及新年太平之慶衙門縻迹芘宇馳心

答范制置賀正啟

乃睠西顧喜桃李之一新迎春東郊先甲庚之三日薰為叶氣盡出提封恭惟某官牧司坤維君子泰內遄致新年之慶聿臻有德之歸出頗牧於禁中即期報政復文武之境土何必言兵

上王制置啟

安危注意方一時多事之憂精神折衝增四方萬里之寄惟體國之心不異於內外則愛民之義豈計於去留參聽明綸倍懽遠俗石聞之今日之勢藉蜀以為緩急識者之論觀人以別重輕兵分於諸將而默操其進退人材之權財付於有司而時問其出納金穀之數制勝樽俎之上救鬬纓被之間堅方面之長城料吾目之勁敵自非高才足以了至煩之難偉望足以鎮易動之心則何以俾輿言之釋然惟上意之如此時惟求舊無以易公恭惟某官性資誠明氣宇博大文章先秦而下不論學術元祐大老以來發為爾雅深厚之辭登冠英科

之首旋倫明庭顧問之列直出諸公之間侍郎欲使何為尚冀折不測之敵夫子不容何病乃今伏大隱之言既已起公於迮藩尚賒正席於二府奎文炳燿六閣垣乎西清齋鉞增權九折門乎蜀道望作新於時弊用恭對於眷隆石一介晚生試吏大府竿牘惟謹敢忘乎善事上之心雲霄或披庶幾以華終身之幸

上沈制置啟

吳蜀兼天下嘆一時擇帥之難頗牧出禁中資萬里折衝之重惟去留深繫於國體故內外獨簡於上心明制誕敷遠俗改觀石聞之今日之勢當視其緩急之處君子之學欲見於盤錯之時以四川不易之民當三秦甚強之敵委兵權於諸將而外無所守總財計於有司而情不相通雖合五十郡兼制其重輕然視二三邉莫知其進退頃者陝西之深入主兵專意於倖功至於德順之引還卷甲僅收於微利敵勢益張而不可遏蜀憂未艾而無與謀自非識足以審未然之機才足以解至煩

之難却敵於談笑不言之地出力於優游不廹之間則何以料敵自中出人意表寛西顧之憂而仰對隆吉勞東征之歸以下穆僉言有識所推非公莫可恭惟某官誠明而用邃氣剛而中虚貞觀以来風流永嘉而上人物蚤提妙筆追還三代灝噩之文旋結青荷入參西漢文詞之列君子不容何病顧屢出而望益高斯人直道而行蓋得公如朕新往豈獨子思能安穆公之側庶幾文帝不見賈生之思矧延閣萃乎西清直奎文於祖訓而長城臨乎方面收重柄於師權參誦綸言作新時弊蓋以期月亦可豈待三年不歸石青衿晚生白髮末吏九霄在望或假此以為終身之榮二天見臨其敢無以致私意之喜深春修路跋涉良勞全蜀萬靈奔走傾切

又

總十連而謀帥欲寛西顧之憂護諸將以籌邉益懋中權之寄惟今日之重既歸之蜀而上意所指無以易公參聽明綸倍歡遠俗竊以去天數萬里方拏兵無休息

之期提封五十州又仰食有供須之急重以三路之深入致此四川之益憂自非愛養根本以深不拔之基何以撫集瘡痍而圖善後之計上所注倚者其哉在此公皆遠來者固欲安之向風知歸頓足自善恭惟其官聰明而夷粹肅括而宏深學術東遷孔孟以來人物南渡王謝而上昭回顯策助成西漢爾雅之淳剴切讜言曼出三代直道之懿向者乘軺不測之使屬聞造膝無疆之陳乃今利害之甚明豈惟是非之方定尚遲爰立再煩此行聖天子元年奉禮樂臨遣之寵太夫人萬福承板輿燕喜之懽矧六閣峻西清之華而元戎將北代之舉徒得君重屈裴度親淮蔡之師無以公歸須成王正周召之位如石為生脫晩受性奇窮學省備負昔有青天披雲之幸泮林側翅今復飛鳥依人之心豈敢援嚴尹少陵之舊游庶幾似東坡後山之前軌

眉州交代季侍郎啟

光奉綸恩改膺閫寄蕃順西指方接武以幸交鷁首東

飛悵登仙之欲別辦嚴有相繁祉具宜恭以慶慰伏惟某官學妙傳心文高具眼馳騁古今而詣於理經緯天地而立其誠再召漢庭氣壓諸公之上長哦蜀道益知萬里之難勞歸不待於三年報政肯稽於五月請近易遠捨舊圖新不特奏甘泉之計書便可膺宣室之召對顧我為婆娑之老強作此行為公留澈芾之陰期於勿剪

回孫監茶啟

半刺新除已煩申命一麾改授盡出誤恩方茲發軔之初喜有盍簪之便雙鎖重閨九折忘憂某官義篤吹噓情深推挽留滯周南之迹幸此為寮招來冀北之羣期於成事

答田茂實解元啟

齊韓毛鄭世守一經盧駱王楊名參四傑豈特有司之塞責庶幾為國而得人伏惟祕省明公妙於師傳自有家法解頤敢抗於雄辨志目果收於雋功方慶問之未

邉辱惠音之先及意切相與賢於所聞白鶴山高如三秋之可仰青雲路穩期一旦之相逢

答黄解元啟

質文具美經行兼修收石室累年之功為青雲一步之始辱雋文之踵及仰喜氣於眉間天理豈在人為更宜勉力陰德必有陽報仰副親心

答李解元啟

備數文衡於何塞責登名貢篚僉謂得人秘明公義薄雲天評高月旦堂獨收雋功於槐市蓋將奉大對於楓宸固已卜吾人所得於文字之間便可以此道相期於禮法之外更佩雙筠之重如懷十襲之珍青牛入關莫忘仙家之來裔白鶴舊社尚期華表之同歸

答黄解元啟

四科十哲同瞻闕里之游三秀一門盡入鄉書之選秘校明公詞吐温潤氣質粹夷笑談取學校之功行藝推場屋之雋念再歲窓戶相從之益仰九霄岐路高舉之

初大詔曷來高文賁飾相期里閈已知江夏之無雙此去殿庭猶是潁川之第一

答張知録啟

招來麾去可見宦情用行舍藏何關吾黨嗟歲月之如計幾江湖之相忘尚幸春容或得晤語伏惟某官持心近厚陳義甚尚直道折餘子之雷同一笑乃吾儒之元合雙筠拜賜十襲珍藏老子登樓已有月邊之夙約都曹入幕未成山色之賦歸願興寢間為國家重

黎州與交代守文知郡啟

再試貢丞安于遠次一麾假守冒此超除重惟同年兄弟之懽倍結他日子孫之好豈治嚴之最後承入奏之云初駙召已來郵音先及遽拜雙筠之賜遂忘九折之難矧惟蜀險遠接蠻陲以愽易之虛名收驛縻之實用以其虛名則宜識通變以其實用則全賴撫綏惟今昔是非不同故緩急弛張各異必資妙斷用續光塵況於斯文許其接武伏遇某官學大以給才敏而華世閥有

來多二典絲綸之手科名自致有一經衣鉢之傳推三十年故人道義之情借一千里慈母旨甘之便俾遂安輿之養敢辭叱馭之行惟是書生恐乖吏責舊貫之可守與前規之足憑許為雲霧之游益勵氷霜之操期恭乃事用答深知

又答資州韓知郡啟

分符千里喜聞賢守之來受地一廛隸預編民之數深茲欣幸遠有傾馳恭惟某官學老而通心恕而察惟風流文獻所傳最舊故慈惠溫良所至叮師宜入告之未賒屢外補而不厭玩印不予方明君西顧妙選之時彈冠請行遂老于東山高卧之日已騰來暮之頌應有行春之詩願勿薄于淮陽即召還於宣至某傾伸一紙之慶輒拜雙鈞之光宛若素交俾安旅迹為誰掃榻想燕寢之凝香何日驅車過里門而必下

又回資州李知郡啟

九命作牧想開府之云初一廛為氓豈望門之敢後慈

祥所至弗祉具宜恭惟某官學敏而通才周而大故家人物具瞻尺五之天舊物綸宜應牛千之運尚稽迅召來屈左符匍王子淵之故居乃令狐綯之治績奏刀未幾已無全牛賣劍無庸使當佩犢報政五月喜騰霹靂之聲奏計三年應即鬼神之問某縻身官次矚目輝躔渭北論文悵望春天之隅隴西通譜尚尋他日之盟願興寢閒為國家重

答任判官啟

即曹再召罷逐以還郡奇冒恩揄揚有自方圖隻字之報更辱雙鈎之光伏惟某官直道有容公儀不苟弟兄牛面不隔同年母子此心共知愛日尚憶懷黃之舊許親泛綠之游冀張羅已重幕中之客江南飛檄足誇帳下之兒

答眉山知縣啟

郎曹再召罷逐以還郡寄昌恩揄揚有自方圖謝臆首辱慶緘伏惟某官直道有容公議不苟東坡故里無異

過鄒魯禮義之鄉西曹舊人或許竊龔黄惠愛之譽未
委頓溝坑之日冀旨甘升斗之榮暫屈花封許親樾芘
恤民則食自足愛士則刑不煩州縣一家幸彼此臭味
無甚相遠君親二議尚緩急筋力可以自持

答黄安國知縣啟

策名南省兄弟不隔於同年秉興西歸父子相看於累
月向者江潮猝之別付以道路悠悠之談念國之與家
相視老矣而州之與縣交臂幾何尚望薦嚴助於鄉人
其敢吏朱游於黨友

回百丈馬知縣啟

貳政蜀都已煩深命一麾筰郡洊出誤恩方乘障之云
初喜寶鄰之有托雙筠重問九折忘憂某官義篤素交
情深密契城仰哺慚無一夕之儲侯館論心頓積三秋
之恨益祈興祈興寢以重朝家

回馮縣丞啟

奉天子命佩太守章戢吏愛民庶幾省事求師擇友期

於得人恭遇某官學則有朋德惟莫助自州視縣如四肢在體自令視丞如六翮欲飛循良非俗吏所能愷悌乃吾儒之職逐鹿之掎角羔羊之委蛇方消日之有期已聞風而相悅百朋書錫十襲珍藏展驥足以高驤如君可耳指蟇頤而自誓從我誰歟

成都府學教授謝啟

學省備員已從罷免泮宮濫數遽辱薦延自疑罪垢之未除幸此寂寥之足慰一言唱重十倍增高竊惟學校興廢之由率以師儒得失為慎人非其任即有若之似有所不從道苟不傳雖蘭陵之文至今有法矧此方揚觶以觀士心向背聚散之始何敢覬重席以爭講說勝負雌雄之塗儻或得名何以塞謗石則甚謬天或見憐骫骳之文識者謂為高古鄙拙之性君子以為直方惟鄙者收召陛對以來終坐此斥逐鄉校而去人誰見恤蓋增辱天子之上庠世或為榮乃更陪諸生於下坐及今砥礪或出泥塗伏遇某官道倡羣經學闢百聖清議

恃之以無恐微言由是以有傳出處乃大類於韓公行藏肯不同於顏子尚桑榆之末晚識薦裘之有年憐其最舊登門乃令墮衆人之後察其自新無路特為占諸公之先敢不佩司敗之夙箴聞嘲師而自警公方與弟子三十輩往定漢儀石獨取冠者五六人共新黠服

答何道夫教授啟

博士昔避秦自知微罪夫子中分魯仰戴誤恩襲裳未免於羣嘲祖裼豈容於獨笑恭惟某官聖域自得文場先鳴孟郊與薦士之詩蓋嘗切意伍舉有薦人之語曷亦少須計來此始日月之淹俾拙者蒙雲霧之益未忘情於濠上猶記面於牖絮然十襲之珍厚矣百朋之錫錫念四海兄弟幾廢此道而一門父子知有吾人公能過我與阿戎談我亦侍公理邯鄲步一經專席向來士子仰望以為温故之師二老鄰墻此去逐客相須以開自新之路

賀都大啟

陛華廷閣連東壁之圖書增重使權煥西征之禮樂上
内外更迭之異數下以士夫望用之公心弭節云初搢
紳交慶竊惟朝廷專任之寵皆以兵民遠寄為憂謂摘
山以通民商而國用豐於貿易有無之際市駿以壯軍
實而馬政班於蕃息牧養之間外空六詔之資中益二
邊之備茲事體之所係蓋利害之不輕自非達識足以
明利害之機長才足以周出入之數則何以寬宵旰之
慮交民夷之懽惟衆所難非公莫可恭惟某官中和裕
物雅厚鎮浮出羲獻風流之餘行孔孟正大之道通明
光籍早嘗驚何自為賦皇華詩昔亦列於選出使倣
木牛流馬之遺利洗棘林肺石於不冤雖淹延萬里暫
煩一行然倏忽四年頻易三節行即追鋒之名直躋清
禁之遊次舍益高風雲漸際而石奇窮罪迹流落餘生
來官大府之初獲隸軺車之下少捷德宇雖幸公作坤
維旬月之流亟正巖瞻實欲上促天下老成之入